

董宝瑞 著



李木匠与五峰山

河北人民出版社

李大钊与五峰山

董宝瑞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4.375印张 1插页 71,000字 印数：1—11,4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0086·684 定价：0.40元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

引 言

在“五四”运动的后期，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发表了一封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著名公开信，信尾标明“寄自昌黎五峰”。昌黎五峰在哪儿？李大钊又是怎样到那里去的呢？

亲爱的读者朋友，您想知道其中的原委吗？那就让我们从大钊同志的孩提时期细细说起吧！

目 次

引言

- 被山迷住的孩子……………(1)
- 扑向大山的怀抱……………(8)
- 五峰山奇遇……………(16)
- 山祠来了两个游客……………(22)
- 寻访桃源净土……………(31)
- 没有名字的小樵夫……………(38)
- 盟誓碣石……………(46)
- 迟到的赏花人……………(52)
- 拓荒者的夏天……………(58)
- 山中即景……………(65)
- 父子俩同来避暑……………(71)
- 寄自五峰的公开信……………(77)
- 山里孩子们的心愿……………(85)
- 一草一木都有幽趣……………(92)

春过昌黎城·····	(100)
北京来的“商人”·····	(105)
党内送来紧急通知·····	(112)
告别五峰的夜晚·····	(118)
懂情花儿岁岁开·····	(125)

被山迷住的孩子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年头，李大钊在百草结籽、五谷归仓的时节出生了。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世上的事似乎也理应圆满。可李大钊在襁褓中的命运，却没能这样。

没有等到他问世，年轻的父亲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没有等他吃够乳浆，慈爱的母亲因父亲的死过度悲伤，也猝然离开了人间。

爸爸妈妈没有给他留下哥哥姐姐。他是在祖父李如珍的怀抱中活下来的。

在他呱呱坠地时，李如珍碰巧逮住了一只百灵鸟，算是一个吉祥的兆头。但深谙世故的老人，并没有因此给他起个带“灵”字的乳名，反而按照乡间不成规的习俗，把他叫作“憨头”。

百草青了又黄，五谷收了又种。小憨头在老爷爷的一手拉扯下，会走了，会跑了，会认字了。就在这时，新奇的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一天，他到后门外一个土坡上去玩。

天刚下过雨，湛蓝的天空透亮极了。玩着玩着，

无意间他向北边老远老远的地方一瞥，两只晶亮的大眼睛突然瞪圆了。他被天边上隆起的一大片青幽幽的东西，深深地吸引住了。

“那是啥？跟天上飘着的云连在了一块儿……”

他用小手托着下巴颏，想了又想，也没猜透。这时，对他放心不下的爷爷跟过来了。他一头扎进爷爷的怀里，奶声奶气地问了起来。

爷爷一听，笑了。

“傻憨头，那是‘山’呀！”

“山有多高？它能够住云彩吗？”

在他幼小的心目中，整天从头顶上飘过来飞过去的白云，是世上最高的东西。

“能呀！”李如珍笑笑，指着远处高入云端的山峰说，“你细瞅瞅，云彩不正飘在山的半当腰吗？山可高了，爬到山顶上去望咱庄东边的大海，海就象一面大镜子。好看着哪！”

“那——爷爷，您上过山吗？”

“上过呀！”老人特别喜欢跟孙子唠嗑儿，“上去还不是一回两回哩。早年间，爷爷在关外住地方①，来来往往都得打山根下的昌黎城经过。可在昌黎一住下，哪能不进山里头去游游……”

① 当地方言，指去东北经商。

“山里好吗？”

“好，好呀！山里头长着好多好多果树。杏呀，桃呀，李子呀，核桃、栗子、枣，还有苹果、梨、葡萄，都是山里出的。春天果花一开，满山扑鼻子香。山顶上还长着松树、柏树，冬夏长青，叫人远远一瞅，心里爽气着哪！”

小孙孙听得入神了。他一边用泥土在地上堆着“山”，一边又缠着爷爷问：

“爷爷，爷爷！山有‘瞎话’^①吗？”

“有！有哇……”李如珍望着自己的独苗孙子，老脸笑成了一朵花儿。

近来，他为了使孙孙长见识，不断结合当地的风俗，给孙子讲民间的口头传说。没想到，今天谈到“山”，不等他引个话头，小憨头竟自己提出要听山的“瞎话”了。好就好在他的话匣子里，装着不少有关家乡北边这座历史名山的传说故事。

原来，李大钊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是个地处渤海岸边的平原村庄，邻近的地方只有一些海退遗留下来的沙坨子，根本没有山峦丘陵。但是，在大黑坨村北七十多华里外的昌黎县，却有着古今闻名的观海胜地碣石山。碣石山为燕山山脉蜿蜒伸

^① 当地方言，指流传在民间的口头传说故事。



向东南海边的突起支脉，由近百座峰峦组成，方圆达数十华里，跨越昌黎、卢龙、抚宁三县。其主峰仙台顶，又名汉武台，俗称娘娘顶，它横列在如屏似障的群山正中，顶尖似一方天桥柱石凌空拔起，直插云霄。

碣石山在祖国众多的崇山峻岭中，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尽管其绝顶海拔不足七百米，却是渤海近岸最高的山峰，从远古时就被视为进出古黄河口（今天津市一带）的航行标志，在海中被称为“拇指山”。它的整个山势，从侧翼望去，很象一位翘首端坐，观潮测海，正准备赶汛的渔翁。这“渔翁”来到人世间历经多少沧桑之变，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和《尚书·禹贡》中就有关于碣石山的记载。几千年来，它的雄姿引得不少帝王将相前来巡行观海，刻石留名。时至今日，古碣石道上还遗留着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帝王的斑斑足迹，嶂巅彩云间还飘飞着魏武帝曹操那壮美诗篇的袅袅余音。也许，就因为碣石山如此古老神奇吧，这里流传着许多具有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长期生活在碣石山一带的人，一般都能讲上几个，以至十几个。李如珍老人，也不例外。

回到家中，李如珍呷了口茶水，爱抚地摸着孙子的头，一字一板地讲起八仙中倒骑驴的张果老，与封神榜上的碧霄、云霄、琼霄三姐妹争占仙台顶的故事。

不一会，小憨头就听得入了迷。

从这以后，小憨头就经常磨着爷爷，让他讲山的新“瞎话”。老爷爷讲了一个又一个，什么二郎神担山赶太阳，扔了俩馒头变成东、西馒头山，两山对峙如门，极象碣石山前的两个门墩呀；什么八仙中的韩湘子，为了从海里给家乡父老“借”一大块耕地，变着法儿捉弄贪心的海龙王，在斗法时将鞋里灌的沙子，甩成了长长的沙坨峪；还有止水石的来历，龙潭洞的传说，等等。每每都使小憨头听得连饭也忘了吃，觉也不愿睡。山在小憨头的心目中，越来越神秘，越来越奇特了。

后来，他上学了。每天从邻村私塾回来的路上，都到高坡上向北眺望几眼。他多么想象小鸟似的，生对翅膀，飞到山里去逛一逛，看看那倒骑驴的老头和三位仙姑争占过的山顶，真有爷爷讲得那么美吗？

李如珍见孙子这么迷山，笑了。他对孙子说：

“好好念书，长大出去做事儿，在昌黎城落脚，让你去碣石山里逛个够。有了大出息，还能上省进京，周游全国更多的名山哩！象关外的长白山，咱们远祖家乡^①的泰山，山西的恒山，河南的嵩山，陕西的华山，四川的峨眉山……咱们中国地盘大，有三山

^① 指山东省。李大钊的先祖为明朝时的山东移民。

五岳，黄河长江，名山大川多着哩！”

小憨头听着，庄重地点着头。

听了祖父的这一番教诲，他顿觉眼界大开，深为祖国大地有这样壮丽的山河而自豪，为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而骄傲。

十几年后，李大钊在回忆儿时趣事时，曾在游碣石山的杂记中写道：“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天际，盖相越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

到碣石山里留下游踪，是李大钊童年时深藏在心底的美好愿望。难怪不少人说，他小时候是个被山迷住的孩子。

扑向大山的怀抱

李大钊几乎是伴随着我国自己筑造的第一条铁路——唐津线（唐山至天津）来到人世间的。在他出生的前一年，这条铁路就修成了。他听爷爷讲山的“瞎话”时，铁路已修到了碣石山下的昌黎，称津榆线（天津至山海关）。后来，这条铁路断断续续展修成了连接关内外交通的京奉线（北京至沈阳）。

直至京奉铁路全线通车以后，李大钊才实现了游览碣石山的夙愿。不过，这时已是本世纪的第九个年头，他已长大成人，是一个十八九岁的标致小伙子了。

那是盛夏的一天清晨，西来的早班客车在昌黎火车站停留了一下，又缓缓开走了。在月台上被丢下的一群旅客中，有四个青年学生。他们彼此照应着，提着行李走出了检票口。

“耆年兄，坐了多半宿火车，赶上这样一个鬼天气，咱们还上山么？”他们中间一个大大咧咧的小伙子，抬头看了看阴沉沉的天空，对另一个长得魁梧、英俊的同伴说。

被称为“耆年兄”的青年，没有答话，只是含着笑点了点头。这个“耆年”就是从小喜山爱山的李大钊。他发愤读书，十六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永平府校士馆（后改称“永平府中学”）。在永平府^① 首城卢龙度过两年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后，于京奉铁路全线通车那年夏天^②，又考进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在天津上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到来之际，他和几个同乡学友拟乘放假回家在昌黎下火车的机会，一起到碣石山游览一番……

“走哇！这儿有个客栈，上不上山，先住下再说……”同伴中有个喊了一声，几个人相跟着走进一家旅店。

早饭后，店掌柜的听说他们要上山去玩，忙劝阻道：

“你们呀，真是在大地方念书的人，没看看天头，这天头^③怎么能上山呢？一会打个雷，就把满天的雨点子震下来，山里头，雨更大……”

“那——我们就正好，到山里头去腾腾云，驾驾雾！”不知从谁嘴里蹦出这样一句讨彩的话。

① 府为清朝时的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地区行署；当时，乐亭县所隶属的府名“永平”。

② 指一九〇七年。

③ 当地方言，指天气。

“上山去腾云驾雾，当当神仙？”店掌柜的被年轻人的话逗乐了。

“不，我们不想当神仙。”大钊在笑声中开了口，“我们是盼着上山。老伯伯，我们大都是滦河南岸的人，从小天天望这儿的山，可长这么大才头一次来。”

“要不，你们今儿就别奔水岩寺，登娘娘顶了，这天头爬上去也望不见海。”显然，店掌柜被大钊的一番真诚的解说打动了心弦，他好心地出着主意说，“我看，你们不妨到娘娘顶东边的五峰山玩玩去，那儿的半山腰庙台上，有座韩昌黎祠。”

“韩昌黎祠？是为祭祀自诩为昌黎人的唐代文公韩愈修的？”大钊轻声问道。

“嗯，也叫韩文公祠。那儿可是碣石山里上讲究的名胜古迹，山环水抱的，景儿美着哩。游人都爱去逛。再说，祠堂里备有客厅，雨下大了，也有个落脚的地方。”店掌柜的说着，领着大钊等人出了屋，来到院子里的空场地上。他用手指着城北一字排开的峰峦说：

“那不——那儿就是五峰山。快去吧，晚了，就藏进云彩里去了！”

“藏进云彩！好哇，那我们就真象传说中的神仙似的，驾云踏雾去了……”几个人笑着，闹着，告别了店家。

他们穿过县城，出了北门，顺着一条进山的大道，扑向大山的怀抱。

大钊疾步走在同伴们中间。他个子高高，脸膛方方，眼里闪着希冀的光芒。到碣石山里来游览，是他自懂事以来朝思暮想的事。谁曾想到，直至成为一个青年人了，才如愿以偿呢？这十几年间，他的脑海里装进了多少山的传说，又在梦乡中进行了多少次神游呀！他不止一次梦到，他进了山，爬到了山的顶尖，踩在云彩上飞了起来。啊，大山，你给予富于遐想的孩童的幼小心灵，添进了多么神奇的色彩，罩上了多么绚丽的花环呀！今天，他真地要投入你的怀抱，把你轻轻踩在脚下了……

青年时代的李大钊喜欢静思默想，话语不多，但每说出一句来，准是有斤有两的。此时此刻，在他的胸腔中，蕴积着多么炽热的情感呀！可是他没有喜形于色，而是把他对山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让烈火在内心深处燃烧、升腾。

“哎呀，你们快来看呀！迎接咱们进山的第一块山石上，刻着多大的字呀！”一个遇到一丁点新鲜事儿，就爱大惊小怪的同伴，跑在前面高呼低叫着。

其实，大钊早就远远注意到了那块巨石。不用到跟前细看，他就知道上面刻的是“止水”两个大字；而且还知道，这两个大字两旁各有一行小字，东边一

行刻的是：“水行故道，龙归旧渊”；西边一行刻的是：“永为民利，毋为民殃”。

“看，看！这是刻的咒语呀。”几个同伴跑上前去，大声念起止水石上刻的两行咒语来。一个同伴深知大钊肚子里装有不少山的传说，见大钊站在他们身后默默看着，一言不发，忙转过身来问道：

“耆年兄，你知道这块止水石的来历吗？”

大钊点点头说：“知道一点。不过那都是老辈人留下来的传说了。”

“民间传说？更有趣儿，快给我们讲讲……”几个同伴不约而同地说。

“好，咱们一边走着一边说。”大钊领先上了路，“那是小的时候，听爷爷给我讲的……”

说到爷爷，他的嗓音有些哽咽。那是个多么好的老人哪！为了使她成人，老人操碎了心。前年秋天，老人临终时一再叮嘱不要搞大发送^①，要把省下的钱用来供他读书，叫他一定好好念书，将来做一个知书达理、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当时放声大哭，真舍不得爷爷离去呀……

“爷爷说，”沉默了好一会，大钊才接着讲道，“娘娘顶的半山腰绝壁上，有个龙潭洞，好多年前，

① 当地方言，指送葬过于铺张。

有一条善心的黑龙住在里面修行，每年及时布雨，给地方老百姓造福不浅。话说有那么一年……”

“龙潭洞？龙潭洞在哪儿……”性急的同伴，打断了他的讲述。

“你问我，”大钊笑了，“我不也是头一遭进山？不过，听爷爷说，只要进了碣石门往东北方向走，随便站在哪个山坡上，一眼就能看到龙潭洞。”

“碣石门？哪儿是碣石门……”

又是那个同伴在问。但他的话刚出口，就噤声了。眼前，迎面闪现的两座圆形山包，对峙耸立在山道两旁，多象两个门墩儿。莫非，这儿就是碣石门？

“看，我们说话就来到了碣石山的大门口，马上就要迈门坎了。”大钊也被眼前出现的奇特山景吸引住了。不用找人对证，这就是传说中二郎神扔馒头的地方，两个馒头山夹着的峡谷，就是碣石山的大门。

大钊稍加解释，几个同伴连连点头称是。接着，大钊学着乡里说书人的口吻，讲起关于止水石的神话传说来。他先讲东海龙王为索取碣石山上的千年古松维修龙宫，强令龙潭洞中的黑龙发起大水，黑龙不忍残害百姓，为害地方；后讲渤海中的白龙——独角水怪，被派来捉拿黑龙，两条蛟龙在碣石山上空打了起来，黑龙不敌，被白龙咬住喉咙，只好泪眼汪汪地望着昌黎城头上观战的百姓，发出阵阵哀吼。一口气讲

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

“后来呢？后来怎么了？”几个同伴都听入迷了，急不可耐地追问道。

“这时候，昌黎城头上观战的老百姓，都急坏了。”大钊笑了笑，略微提高了嗓音，“正急得没法儿，一个白胡子老头突然说，县城西北城角的炮座子，是禹王当年治水拴船用的桩子，这桩子放在哪儿，水就退到哪儿。一个壮士一听，一个冲刺跑过去，把那个炮座子举过头顶，向西北半天空，狠命砸了过去。嘿，说来也怪——”

“咋怪……”

“你们猜猜？”大钊卖了个了关子，“那石头象长了眼睛，砸在独角水怪脊背上。那怪大叫一声，慌忙放开黑龙，落荒而逃。随后，洪水一下子退走了。天晴了，人们跑到两条龙交战的地方一看，只见一片白沙滩。靠着东山脚下的道旁，直立着这块石桩。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件事，就在石桩上刻了‘止水’两个大字，旁边还凿了两行咒语……”

“再以后呢？”一个同伴不甘心地问。

“再以后，从天津卫来了四个念书的学生……”大钊微微一笑，收住了话。

不知不觉，他们已穿过了碣石门，来到群山环抱的一个漫坡上。

这时，不知谁又喊了一声：

“走呀！去找龙潭洞，看那受伤的黑龙去呀……”

众人应着，一起踏上了去五峰山的小径。

五峰山奇遇

天空中的云彩越压越低，铜钱大的雨点噼噼啪啪落了下来。原来还能模模糊糊识辨的山峰，全隐没在云幢雾幕中了。他们来到山里后，遇到了神话传说中两条蛟龙恶战那样的天气，连山也看不清了，上哪儿去寻龙潭洞？

“快看！这是多好看的花儿呀……”

风雨中，跑在最前面的一个同伴突然顿住脚步，回转身嚷起来。

可不！前面山坡上的树林子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长着各式各样的野草。同伴们一声喊，猛跑几步，钻进树丛中，跃到小溪旁，忘情地抢着采摘那说不出名儿的花草。大钊揪下一朵紫灯笼花，凝目沉思起来：“莫非，来到了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描绘的桃源境界……”

这时，雨下得更急更猛了。

“快跑呀，前面有棵老松树象把大雨伞支在那儿。”前面，不知谁又喊了起来。

大钊掐一把紫灯笼花，向前追去，与同伴们一起

冲到一道坡岗上的老松下，避起雨来。这棵老松树，足有三百年的树龄，树身仅有一房多高，可树枝的覆盖面积却有几间屋子大。

“看啊！”雨刚小一点，不知谁又跑出老松下，嚷了一声，“这儿的树林子里，藏着一个小山庄哩！”

果然，前面山沟里依坡建有几处石屋石院。他们跑了过去，想找一户人家避避雨。可是，家家户户大门紧闭，村中一点声息也没有。值得称奇的是，掩映山村的树林真密，高大的树木一棵紧挨一棵，树冠连在一起，就象扯起了一张天篷。几个人鱼贯着穿过村中的林间小道，踏着石板铺的山径，翻上了一道山梁。经过村庄时，大钊留意到，几家门额上挂有木匾，分别书有“曲江渥宠”、“兄弟联芳”、“光腾册府”等字样。他暗暗想到，看样子，村中有读书中第的人家。

山梁上有一块空场地。跑到这块空场地上时，他们找不见用石板铺着的下山路了。

进山，没有比迷路更令人糟心的了。特别是在这种天气，风雨交加，几十步外就看不清景物，打柴人和放羊娃都不知躲到哪儿避雨去了。几个人急得团团乱转，毫无办法。

“要不，咱们就往云彩遮住的地方闯一下吧？”性急的同伴建议。

“别！”大钊摇了摇头说，“咱们初次进山，冒失不得。”

“那你说怎么办？”几个同伴围住了他，“要不，咱们就此止步，原路返回？”

大钊又摇摇头，沉默不语。好半天，他才轻声叹道：“五峰山啊，你在哪儿藏着呢，能告诉我们吗……”俄顷，他忽然眉峰一展，眼光一亮，分开众人，对着云幢雾幕，放开嗓门，高喊了一声：

“五峰山，你在哪儿……”

山间的回声真大。顿时，山山水水似乎都跟着喊起来：

“……五峰……山，你在……哪儿……在哪儿……”

几个同伴立刻明白了大钊的用意，也跟着大钊一同喊起来：

“五——峰——山，你——在哪儿……”

“……在哪儿……在哪儿……”响亮的喊声在山谷中回荡着，向远处飘去。

喊了一阵，他们屏住呼吸，侧耳静听。猝然间，隐隐约约，从云树缥缈中，飘来了粗犷嗓音：

“……谁找五峰……五峰在这儿……在这儿……”声音越传越大，越荡越清。

几个人都听呆了。

“快！快顺着声音来的方向去找！”大钊最先回过神来，一个箭步冲上前去。

噢，闹半天，山道就隐匿在山梁东北角上的山崖下，不顺音儿来寻，一时还真难找到哩！

他们沿着紧傍山梁峭壁的石径而下，不一刻便来到了对面的半山腰。

路面平缓下来。他们在云雾中跳着，真象在腾云驾雾了。猛然间，一个同伴朝路旁一柱峭岩壁面一指，扭过头来对大钊说：

“耆年兄，快看！这儿有刻字。”

果真，那壁上横镌有三个潇潇洒洒、韵彩飘逸的如斗大字：“白云乡”。

“嘿！这词句琢磨得妙，字儿也写得神！这不，咱们真钻进白云出没的地方来了……”一向不轻易把内心的感受溢于言表的大钊，面对此景此情，也忍不住感叹地叫出了声。

“呵呵！闹半天，是你们几位游客，冒雨结伴进山来光临寒祠呀……”

大钊感叹的话音还没落地，前边山道上传来一个老者洪亮的声音。

话到人临。一个鹤发童颜的花甲老人，步履翩翩地走来了。他身着蓝布衫，青马褂，脑后拖着一根长辫。

这位老人看着他们惊疑不定的样子，掀髯一

笑：“来呀，后生们，都到山门跟前了，愣着啥？还不快到客厅里避避雨去！”言罢，他一转身在前面导行。

啊！原来，韩昌黎祠就近在咫尺了。

山门依山崖而建，额上悬有一方木匾，上书“韩文公祠”四字，字写得古朴遒劲，颇有那么一点神韵。门前有一棵古松躬着腰身，似在向进祠的人颌首致意。门里东侧立有两柱石柱，横梁下吊着一口铁钟。这钟声一敲响，肯定会在山里飘出老远老远。

几株扫帚柏后，矗立着一排建筑精美的殿宇，这大概是正祠了。正祠东边的台阶上，建有三间清幽典雅的房舍。来到这房舍前，老人回身一笑：

“来，先到客厅里喝碗山茶，一会儿在这儿吃点便饭……”

客厅两明一暗。外间宽敞明亮，墙上挂有字画，迎面摆有紫檀桌椅，整个房间古色古香的，很象书斋。内屋靠窗垒有火炕，炕上置有被褥。大钊问了问，方知是为留宿的山居游客预备的。

没等他们坐稳，一个老奶奶拎着一壶茶水走了进来。大钊了解到，这个老人姓刘，名克顺，是守祠人。那个老奶奶是他的老伴。老两口只有一个闺女嫁在昌黎城。他们自己却常年住在正殿西边的两间耳房里，负责接待来往香客和游人。

交谈一番，老两口为他们做饭去了。几个同伴躺在里屋炕上闭目养神。大钊只身在外间观赏着墙上的字画。看着看着，他被横嵌在北墙上的一块长方形石碑吸引住了：

“《游水岩歌》，谁写的？‘中州范志完’……”

碑上刻的是一首隶书体七言长诗，把碣石山和五峰山的风光几乎都写到了。默诵了一遍，他禁不住叫起绝来。他想找笔墨纸张把这首诗抄录下来，细细体味，可是眼下又不现成，只好待以后再说。

他正反复默诵着这方石碑，刘克顺老两口端着刚做好的饭菜进屋来了。大钊和几个同伴早跑饿了，道过谢，就不客气地吃起来。嘿！方才喝的是别有风味的山泉水泡的茶，没想到这用山泉水煮的米饭更加香甜。

因为是雨天，不能爬到峰顶去一览众山。饭后，他们在韩文公祠院里浏览一番，就趁雨小时，告辞这两位热心肠的老人，下山去了。

守祠人刘克顺把他们送到“白云乡”那里。老人说：“孩子们，学堂里放假了再来。再来了可别这么匆忙。住上几宿，好好在山里玩玩……”

同伴们挥着手答应着。大钊虽没开口，心里却默默地说道：

“谢谢您老人家！我一定会再来的，看望这白云出没的地方，看望这仙境般的五峰……”

山祠来了两个游客

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的秋天。一天上午，五峰山韩文公祠守祠人刘克顺吃过早饭，正在院子里浇花，有两个游客进了山门。

“两位先生来得真早，快到客厅里坐。”老人热情地迎上去说。

三个人在客厅里坐定，游客中一个戴着眼镜，蓄着两撇黑胡子的人，略欠起身，问刘克顺：

“老人家，您还记得我吗？”

“你？”老人上下打量着，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么多年，到山祠来过的游人太多了，他怎么能一个个都记住呢！

“忘了？五年前，夏天，雨天，来了四个迷路的冒失鬼……”那人提醒着。

“唔，瞧我这记性！”老人拍着脑门，“想起来了，那四个人中间有你，你好象姓李。叫啥来着？叫——”

“耆年。”那人答道。

“对，对！李耆年！”老人高兴地说。

“大伯，现在他改名字了。”另一个游客插进话



来，介绍说，“叫‘大钊’，字‘守常’。”

“噢，大钊！好名，好名字！”老人嘻嘻一笑，指着李大钊脸上的胡子和眼镜，“嗨，你不提个醒儿，我怎敢认呢！才几年时间，你蓄了胡子，戴了镜子，越发象个在大地方念书的人了。怎么样？在学堂里毕业了吧，找到事儿干没有？”

李大钊羞涩地笑笑，简述了自己这几年的情况。

那年冒雨进山游览后，这仙境一般的深山古祠给李大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满足于云山雾海中梦幻般短暂的一瞥，总想到山里来住一些时日，好好把五峰山和整个碣石山的名胜古迹、美景妙境看个够。可是，几年来由于学业紧张，回乡度假也是来去匆匆，一直没得获这样的机会。这一年夏天，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满六年，被推荐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去留学深造。出国前有一段闲暇时光，他决定利用回乡筹划留学费用的机会到韩文公祠山居住数日，一来偿还五峰山旧地重游之心愿，二来借以向祖国的壮丽山河作别。由于上次同来碣石山的另外三位同乡学友，已各奔前程，这次他只好邀请一位叫“子默”的异乡同窗来做旅伴……

当刘克顺获知李大钊准备东渡日本求学时，喜出望外：

“啊？要飘洋过海去外国念大书了，好哇！那这

回就在山里头多住几天，好生把咱家乡一带的景致看个够吧！以后不管到了哪儿，心里头都有个念项……”

说着，老人站起身来，领着大钊与子默到庙台上去看赏山景。

从老人口中，大钊得知，五峰山由两组山峰组成，按方位分称东、西五峰，这儿是西五峰。西五峰的东峰“壁立俯沧海”，名“望海峰”；西峰“龟石戏玉兔”，名“挂月峰”；北峰“巍巍侵牛斗”，名“平斗峰”；东北峰“掩映如锦屏”，名“锦绣峰”；西北峰最高，“天竺灵鹫形”，名“飞来峰”。这五座山峰，峰峰异状，比肩并立，冷眼望去，“恍如五老相揖让，又如五凤争飞鸣”。

上次来，只看到云缭雾绕，这回大钊看清了，韩文公祠环山临涧，正坐落在高峰入云的西五峰“掌心”上。祠堂筑在一堵高大的石坝顶部，坝下为清流见底的深涧。涧水顺望海峰与挂月峰夹成的幽谷，泻向东南方向的大海。祠堂背依一面绝壁。在刀削斧切般的峭壁上，凿有许多摩崖镌字。其中最为醒目的是“名山古寺”四字。较大的刻石有三处，一处 在峭壁根处，横镌“东洋砥柱”四字；两处 在峭壁高处，一为竖镌“五峰山”，一为横镌“泰山北斗”、竖镌“五峰环翠”。“东洋砥柱”和“五峰山”刻石的落款都斑驳不可尽识，“泰山北斗”、“五峰环翠”刻石的落款为

“崇祯辛巳中州范志完题”。

“中州范志完……”大钊猛然想起，客厅北墙上横嵌的那块长方石碑，落款就是这几个字。那上面刻的《游水岩歌》很有些意趣，上次来没能抄录下来，他回去后还遗憾了好长时间呢。

“就是主修这座祠堂的范公呀！”刘克顺转身指着挂月峰半山腰一个人工修的洞门说，“那不，那儿还有座范公洞。传说，那洞口原来是封着的，旁边刻有咒语：‘若要洞门开，尚得刘九来。’崇祯辛巳年春天，山石道^①范志完到这儿来游览，说他小名叫‘刘九’，便令人打开洞口，修了一座范公洞。他还说这儿天生文笔峰，尽管昌黎城里早已修有韩文公祠，这儿理应再修一座。那时他官大，说话灵，当年就在原来的圆通寺西边扩展台基，修起了这座山祠……”

说话间，他们进了山祠正殿。

第一次来时只是草草浏览，没有留意韩文公泥像两旁的配像，并不是书童，而是两个武官样的人。大钊看了又看，也猜不透塑的是什么人。

老人一笑，说：“这两个配像，一个塑的是范公——范志完，后来他升任山海督师了；一个是朱公——范志完的顶头上司、山海巡抚朱国栋。这不，案桌上还

^① 镇守山海关及石河一带的防务官职，职位紧次于山海督师。

供有他俩和另外两个明朝的官儿的牌位呢。”

明白了，明白了。大钊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这山祠名义上是给唐朝的先贤韩文公修的，实际上是朱公、范公等人為自己修的生祠。唉！这些明朝的官吏呀，在国难临头之时，不是想方设法守住重关，却在绞尽脑汁为自己树碑立传，借名山先贤给自己建造生祠。眼里哪里有国家和百姓的安危呀……

可是，当大钊把这些想法跟刘克顺讲了后，老人却略一摇头，说：

“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咱山里人辈辈相传，说这几个人里头也有好样的。有的领着这一方百姓抵抗过入关的清兵；有的在满族人坐了天下后，不愿做清朝的官儿，隐居在这深山老林里，他们很有点民族气节……”

听着老人的讲述，看看山祠供奉的朱公，使他不由想起明末爱国志士朱舜水。

朱舜水身为明朝的官吏，在明朝灭亡以后，身怀亡国大痛，逃到了日本樱花三岛，飘零在异国他乡。尽管至死也没能再回到祖国，但他在穷困交加，年老力竭时，仍无时无刻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这种有着强烈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的义风刚志，得到了日本友人的尊重，在他死后二百五十年，还在纪念着他。大钊想到这里，觉得做人，就要做这样有气节的爱国志

士，否则就会空活岁月，一文不值……

一天的游览时光很快就逝去了。入夜，子默早就就睡下了，大钊却一点睡意也没有。

他一个人走出客厅，站在古庙台上，眺望月光下的山中远景。

县城那里，闪着点点灯火，不时传来一两声火车汽笛的鸣叫。

山上山下，松涛流泉，发出清脆悦耳的音响。东南方向的大地尽处，碧波万顷的大海在明月的辉映下，隐隐闪现出一片银白。

山里的夜景，真静真美呀！

二百五六十年前，正殿中供奉的人，可否就是在这样的夜晚，避居在这幽谷中，对月弹琴，空山歌哭……

唉，这些古人哪！当年，这一带正处于明朝政府与在东北兴起的清军对峙的关隘险地。清兵入关时，百姓舍命坚守城池，朱公、范公等人身为朝廷命官，手握兵权，想来也参战了吧。在国破家亡的关头，能够领兵率民守家卫国，这功绩不管大小，总不该埋没。只是，这些肩负守疆保国重任的文臣武将，在异族入侵的危难时刻，不尽职尽责去固守重关，却热衷于游山玩水，耗费心机，大动土木为自己修造生祠，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他们很难逃脱荒职误国的罪

责！不过，在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他们当中生存下来的人，尚能隐居在这深山密林里，以保持民族气节，倒也不失为象朱舜水那样有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的人哪……

想着想着，大钊不由想到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句谚语。

看来，当年朱公、范公这些人在这里留下生祠，就是为了留下名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名声”算是留下来了。但倘若他们当年没人领着抗击外族侵略，没人隐居在深山里保持民族气节，恐怕正殿里那些泥像、牌位，早就叫人给推了，范公洞也早封上門了。细想，能否流芳传世，不在于那种人为地竖起的牌位，塑起的泥像，而在于自身的言谈举止，是有益于国家与民族，还是有害于国家与民族，是值得人间怀念，还是理应受到后世的唾弃……

他想到了自己。

自己出生在乱世之秋，在这国难当头之际，绝不能图个人安乐，去谋私利；而要做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人，为振兴中华、追求真理而奋斗不息的人。他不要那种所谓的“名声”，只希望能象文天祥那样“留取丹心照汗青”，象朱舜水那样有义风刚志，留下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他还想到，将来有朝一日自己死了，不要别人用棺槨把自己

埋在地下，而让人把尸体扔进大海里喂肥鱼虾，供民食用，给人类社会留下一点益处……

古庙台上，印下了李大钊那魁伟颀长的身影。

在韩文公祠山居的第一个夜晚，他抚今追昔，浮想联翩，很晚才进入梦乡。

寻访桃源净土

“当、当、当……”

天刚蒙蒙亮，古庙台上的大铁钟便被敲响了。钟声，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着，发出阵阵轰鸣。

晨钟，把大钊从梦乡中惊醒。他起身后，从峭壁根处的玉液泉井打回一盆清凉凉的泉水。洗漱完毕，他见子默仍在贪睡，就掩门出屋，独自一人在庙台上散起步来。

建于韩文公祠之前的圆通寺是千年古刹，历经数度重修；韩文公祠也修缮了几次，再加上数百年来文人墨客争相前来题诗留字，庭院里有着一块不小的碑林。

大钊浏览着碑文，不时口中还念诵有声。

“……碣石苍苍，溟海茫茫，佳气孕灵，宜有磊落奇伟任大任者，崛起于其乡……”

念着念着，他哦了一声。原来他看到文后的署名崔树宝几字，知道这碑文是隐居在碣石山里的前清举人崔子玉^①写的了。

^① 子玉为崔树宝的字。

猛然间，他忆起昨日在正殿墙上看到的一首绝句来，诗题为《桃源山访崔子玉》，诗文为：

寂寞遥天带晚霞，
云深何处是君家？
渔人未识桃源路，
不问樵夫问落花。

从诗中可知，崔子玉的居地名“桃源山”，与他交往的人都是一时的自视清高之士。

对于崔子玉其人其事，大钊早就有所耳闻，他不止一次听同窗学友刘允之讲过。

崔子玉学深识广，十分喜交朋友，在碣石山很有些名气。他的儿子崔伯赉在清朝光绪年间考中副榜，曾在直隶省府任职。崔伯赉与他父亲一样很有文才，文字书法均高人一筹；晚年在碣石山里开设学馆，为地方培养了不少有才学的新人，大钊的中学同学刘允之就出于他的门下。可惜，崔子玉早已作古，崔伯赉也在前几年辞世，不能登门拜访了。

这次到昌黎山居之前，大钊曾想过，借游览之机寻访一下崔家在碣石山里的宅居。没有想到，在五峰山上先发现了崔树宝的佳美文章。

就在这个时候，刘克顺敲完钟，帮老伴抱柴打水

后，走了过来。他见大钊正伫立在一方碑文前蹙眉凝思，忍不住笑出了声：

“怎么？被崔子玉老先生的妙文吸引住了？”

“啊？是……”大钊若有所思地抬头一笑。

“子玉先生的文章写得神妙，他的墨宝也令人叫绝呢！”老人热情地介绍说。

“墨宝？哪儿有他的墨宝？”大钊急切地问。

“在那儿——”老人往庙台东南方向一指，“望海峰前的‘白云乡’刻石，就是他题留的呀！”

“白云乡……”大钊眼前浮现出第一次来五峰时，与同伴在云雾中骤然见到那块刻石的情景，禁不住赞叹道，“是啊，那词儿富有诗情画意，字儿更是潇洒飘逸，文与字相映成趣，真是名不虚传呀！”

“细看过了，那刻石？”

“看过了，头一次来就看到了……”

“怎么样？这儿不愧是白云生处吧？”

大钊笑着点点头，目光凝注在了望海峰顶那缕缕飘出的金鳞似的霞云上。

“老伯，桃源山在哪儿？”好一会，他才醒过神儿来，转身问道。

“桃源山？啊，你是想访一访崔子玉的家山呀！”老人捋着花白的胡须，沉吟了片刻，“唉！自伯赓先生去世以后，崔家一年不如一年，在桃源山的祖居已转

卖给京城一个官宦人家了。”

老人接着告诉他，桃源山就是与东馒头山巅连着的那座平顶山峰，崔家祖居在山的西麓，即来五峰的山道旁，掩映在松林和梨园中。要了解详情，可去马家山湾找马秀才打听，他知道得比较清楚。

“马家山湾？”大钊一时怔住了。

“就是你们头一回来，迷路前经过的那个小山庄呀。山湾最上头一家是马秀才家，门楼上挂着块‘曲江渥宠’匾，是前清雍正年间一个知府送给他家先人的。”

吃过早饭，大钊拉上子默，顺上山来的小路，去马家山湾拜访马秀才。

马秀才家的院子里摆满了盆花。一盆盆月季五光十色，一盆盆倒挂金钟姹紫嫣红，一盆盆菊花争芳斗艳；两大盆养有数十年的桂花刚刚绽蕾，散发出阵阵芳香。院子里的葡萄架上，挂着一串串紫晶晶的葡萄；几棵老梨树，果实累累，坠满枝头。

马秀才很好客，几句话没说上，便摘了一大盘子葡萄，洗了半篮子梨，摆在了他俩面前。

他们一边吃着水果，一边唠嗑儿。当问起崔子玉父子时，马秀才长叹一声说：

“唉，在这山里山外，谁不知道那爷俩。我父亲是崔老先生的弟子，我是伯赆先生的门生。只叹，如

今已经是家山沦落，名士飘零，空留有一座桃源山了……”

“那松梨故宅转卖给谁了？”大钊插问道。

“一个姓陈的京官，听说是浙江人，在北京总督府供职。不过，他在这儿恐怕住不长久。姓陈的到这儿后，嫌崔家的祖屋样式太老，在梨园中新盖了一所宅院。在盖房圈院时，他侵占了山路，惹恼了我们恋着崔家的山里人，眼下正跟他打官司呢……”

“哦，那崔家的人呢？”大钊又问。

“搬到城里去了。那地方原叫‘崔家山’，现在改称‘陈家山’了。我们这些人，进城都不忍从那里走了。一经过那里，想起伯赉先生和子玉老先生，心里就难受呀！”

马秀才叹息着。说着，他轻轻地摇摇头，不语了。

听到这里，大钊觉得口中的水果，一下子无滋无味了。他心中一阵惆怅。

此时此刻，他尽管还没有涉足桃源山崔家旧居之地，但他已想象出来，那里有松涛，花溪，青山，绿水，梨园，石屋，一定是个有情趣的地方。他早就向往着能看到这样一块空山净土了。前几年，他曾和几个厌倦风尘的同学，共同抱过买山之愿，可惜苦于手中无钱。

想到钱，他嘴角浮起一丝苦笑。他想起了六年前那个夏天。当时，他乘永平府中学放暑假之机，由卢龙去天津考学，先后被两个学校录取，一个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一个是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在两张录取通知书面前，他苦苦思索着，最后他想通了，进前一个学校只能理财致个人之富，而入后一所学堂却能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与国家之良策。在个人与民族、个人与国家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毅然走进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校门。今日，靠典当挪借，才勉强维持到毕业，并且还要远渡重洋继续求学。但是，他对当年自己的抉择至今不悔。他总是这样想，一个有志者，一不应图发财致富，二不该谋当官耀祖，应该为扭转危迫的国势，为振奋祖国和民族的元气，反抗外强的侵略，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只是，这样一来，他这个人恐怕终生将与金钱无缘，买山之事只不过是昔日之笑谈……

听了马秀才的一番讲述，大钊也有点理解自己的老同学刘允之，为啥近些年来老是牢骚避世了。那一年夏天，两人在古城卢龙的金代经幢下分手后，允之回到家乡昌黎当了教员，先在碣阳书院任教，后到美国教会开办的成美学馆执鞭。回乡工作，他能不到山里去找寻先师的足迹吗？可是，先师的松梨故宅却已归他人所有了。触景生情，感花溅泪，山里纵然有松

风泉石，草木云烟，也不能使他舒心起来呀……

从马秀才家出来，他决定下山一趟，到城里找允之好好叙叙旧情，劝他把自己从苦闷中解脱出来。

没有名字的小樵夫

一般的游人都是春天或夏天到五峰山韩文公祠游览，李大钊与他的朋友子默秋天到山里来住，很快就引起了山里孩子的注意。而他们两人当中，大钊戴着眼镜，蓄着胡子，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这天上午，五峰看山的陈老茂的儿子上山砍柴，路经韩文公祠，碰上了刘克顺。他拉住老人的手，悄声问道：

“那个大胡子是干啥的呀？昨天上我们东五峰去逛了。我三叔给他们摘几个梨吃，还非要给钱，我三叔说啥也没接……”

“他呀，姓李，是滦河南岸的乐亭人，在天津卫念大书的。从小就喜爱咱这儿的山景，头几年学堂里放暑假，冒着雨进山来逛哩！”说起大钊来，老人打心眼里喜欢这个知书达理的年轻人。

“喔，是在大地方念大书的，怪不得梳着大分头，脑后不拖辫儿了……”小家伙想着，摸了摸自己盘在脑瓜顶上的辫子，不由叹了一口气。忽然，他又想起一个问题：

“爷爷，现在是秋天，洋学堂里放假了？”

“好个聪明的孩子，洋学堂秋天放啥假？李先生是在学堂念完了书，准备出国去留学。”

“留学？”

“嗨嗨，这孩子，啥都感到新奇！”老人笑笑，一点他的脑瓜门，“留学——就是坐海上的大轮船到外国去念书。”

“哦，我明白了。”小家伙眨眨大眼睛，想了想又问，“那得出去多远啊，先生不想家？”

刘克顺心中也正在为这个感慨呢。他深深吁了一口气说：“要不，先生咋带他的朋友，特地选咱们这个好地方住着来了。他是到咱这儿，向家乡话别，向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话别呀！”

“哦！”小家伙点点头，告别老人，顺着庙后的盘山小径，向飞来峰顶爬去。

这一天，小家伙的柴禾打得顺手，回来得稍早了一些，没等挂月峰顶映满晚霞，就挑着满满一担山柴，从山顶下来了。

在大铁钟那里，他恰巧碰上了刚刚从“白云乡”散步回来的李大钊。他忙往路旁闪，不想被大钊笑吟吟地拦住了去路，让他撂下担子歇歇腿脚。

头一次和念书的人说话，陈家这个在深山老林里闯荡惯了的小家伙慌了。他撂下担子，手不知往哪儿

放，脚不知往哪儿挪，小脸涨得通红。

“小兄弟，”大钊见他这么拘谨，禁不住一笑，上前拉住他的手，抚摸着他的头亲切地说，“能告诉我吗？为啥到现在，脑瓜子上还顶着个大长辫子？”

小家伙听到问起辫子，神色更加窘迫，他吭吭哧哧，好半天才说：“……家、家里穷，舍、舍不得花钱去剃、剃……”

“哦，原来是这样。”大钊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这几天，他已了解到山里有些男人还留着辫子的原因。他知道小樵夫不愿明说，是在用话搪塞。于是，他换了一种口气，拍着小家伙的肩膀，用商量的口吻说：

“中华民国都成立两年了，年轻人还留着满清皇帝的辫子干啥？来，小兄弟，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剃掉中不中？”

“中！”小家伙回答得很痛快。

“那好，你等会儿，我回屋取剃刀去！”大钊说着，从客厅里取来一把剃刀，并从厨房里端来半盆热水。

坐在庭院里花圃旁的一个石凳上，小家伙又惊又喜：“难道，这个要出国念大书的人，真的也会剃头……”

没容他想下去，大钊已轻轻解开盘在他头上的辫子，洗过头发，操起刀子，手腕一抖，唰唰地在头顶上



刮开了。

辫发被一绺绺刮下来，小家伙顿觉头顶一阵轻松。一下子，他变得格外俊俏、精神。

剃完头，解下围巾，他从凳子上站起来一跳，“嘿”了一声，咧开嘴乐了。突然，他看到那条死死盘在自己头顶上的长长辫子，正攥在大钊手中。大钊凝视着辫子，不知在想着什么。他一个箭步，上前劈手夺过那条辫子，转身冲出山门，狠命地往石坝下的深涧里抛去。

“去！去你的吧……”

那曾盘在他头顶多年，碍手碍脚的辫子，终于被他摒弃了。

看到这个慊悍的小樵夫，把辫子扔进了山涧，大钊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笑声中，小樵夫一身轻地跑回来，紧紧拉住大钊的手不放。

“先生，我知道您姓李，是个准备出国念大书的人，我信服您！”他眼里闪着泪花说，“实话说了吧，这辫子是爷爷不让剃，他怕世道再有啥变化。您昨天去东五峰跟我三叔唠的嗑儿，我三叔跟爷爷都说了。爷爷也想开了，说反正是穷，怕也没用，这辫子早晚都得剃掉。”

“你三叔？”大钊有些不解。

“就是昨天你们去东五峰时，碰到的那个看梨树园子的人……”

啊，是那个慷慨厚道的山里人呀！他和子默经过他看的那片梨园，他一下给他俩摘了二三十个梨，却一文都不肯收。

大钊默思不语，小樵夫一下不知再说什么好了。他想了又想，摇着大钊的手，用几乎是哀求的口吻说：

“好先生，要信得着的话，你们在这儿住着，吃啥用啥东西，需要在城里办啥事儿，就托付给我吧！我常进城卖柴，捎着带着就办来了。先生！在山里多住几天吧，好好玩玩，到了国外念书，省了想家……”

也许，这个小樵夫从生下来也没有一连气说过这么多话，现在却气也不喘地说出来了。大钊静静地听着他那肺腑之语，只觉得嗓子眼里一阵阵发热。

是啊，到了异国邻邦，那儿的生活再好，也忘不了秀美的五峰，忘不了守祠老人和看果的山里人，还有这天真可爱的孩子……

他紧紧攥着小樵夫的手，拉他坐在石凳上。当他问到小樵夫的姓名时，小樵夫一下子沉默了，良久才神色悲怆地说：“先生，不瞒您，说了也不怕您笑话。我爹姓陈，常年给财主看山。因为家里穷，我长这么大，不仅一天书也没念过，至今连个大名儿也没有

哩……”

“啊！”大钊忽地站起身来，在庙台上来回踱步。他扫了一眼满院的碑林，和正殿里手持笔、书的韩文公泥像，觉得心中好酸楚，好难受。在我们这个产生过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到世界科学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竟有的孩子连个名字也没有……

他顿住脚步，长长地叹了口气。随后，他猛抬起头，把目光停留在被云霞烧红的嶂顶峰巅。忽然，一个念头在心中一闪，他脱口说道：

“好了，有了，孩子，你就取这五峰山里的景致，叫‘云峰’吧！”

“云峰？”小樵夫眼睛一亮，霎时喜呆了。过了好一阵儿，他才象刚从梦幻中醒过来似的，喃喃自语道：

“哦，我，我有大名了。叫、叫云峰！白云的‘云’，山峰的‘峰’，不！五峰的‘峰’……”

陈云峰，这个刚在人世间注册上姓名的人，再也忍不住满怀的欣喜，跳起身来，给大钊深深鞠了一躬，连说“谢谢先生”，担起山柴兴冲冲地下山去了。他要把这个喜讯告诉给所有的长辈、亲人、同伴，告诉给他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让所有的人都分享他的喜悦。

大钊伫立在古庙台上，目送着小樵夫的身影隐没

在霞晖里……

是啊，云峰，这是个多么美妙动听的名字！刚才自己是怎么一下子想起来的呢？是因为这儿的山峰和白云，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太美好、太深刻了？还是因为，这个天天在白云缭绕的山峰上打柴的小樵夫，特别配得上这么个名字呢？陈云峰，多好的一个小伙呀！他是那样知情知理，那样通晓大义，却天天在穷困中煎熬。为了他和他们一家那样的人，能脱离苦海，过上好日子，自己还有什么不可舍弃的，还有什么地方不可去的呢……

他再一次沉醉在这直插云天的崇山峻岭的怀抱当中了。直到子默来喊他去吃晚饭，他才如梦初醒，微微一笑地回到屋里。

盟誓碣石

十来天时间，大钊与子默结伴同行，探东五峰的柏源洞，游完峰台的水岩寺，又两度下山到县城成美学馆找刘允之。在此期间，大钊还匆匆回乡一行，花去了三四天时间。谁知，就在他俩即将告别五峰山时，花果之乡昌黎，竟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这是中秋节前夕，晚上都九点多钟了，昌黎火车站的水果夜市还十分热闹，小贩们争抢着向旅客兜售鲜货。^①

这时，一个日本士兵晃晃悠悠走了过来，他醉醺醺地从小贩的果筐里拿水果，连吃带摔。见到一篮葡萄又大又水灵，提起来就走。小贩去夺，被日本兵搥倒在地。小贩不肯松手，日本兵凶相毕露，把果篮一摔，要打小贩。就在这个当儿，值勤的中国铁路警察杨桐秋赶到了，他怕小贩遭毒打，忙劝小贩赶紧躲开。跟来的另一个日本兵见他胆敢向着小贩，恼羞成怒，提起枪，上来就给了杨桐秋一枪托子。杨桐秋吹响了警

① 当地称新上市的水果为“鲜货”。

哨，两个日本兵这才慌了神，匆匆忙忙逃回了兵营……

昌黎车站铁路警察局的巡长刘长忠等人听到警哨，赶来察看情况，正好碰上杨桐秋。几个人正在商议如何平息这场冲突，哪知，日本驻京奉铁路昌黎站^①的官佐野哲太郎，率领全队日兵把铁路警察局围了个水泄不通。巡长刘长忠走出门去，想说明情况，野哲太郎抽出战刀就向他的胸口戳来。紧接着，他命令日兵向警察局开了枪。几阵排枪响过，警察局一片沉寂。待晚上十点多钟，昌黎县知事王芝田闻讯赶来查看时，刘长忠等三人已被打死，杨桐秋等二人身负重伤。警察局院子里到处是血泊、弹痕。第二天早晨，杨桐秋等二人也因抢救无效，死在美国教会开办的广济医院里。日军还不肯罢休，将县知事王芝田劫持到日军队部，用枪逼着王芝田在歪曲事实真象的一份材料上签字盖章……

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流血惨案，一下震动了全城。无辜死于日寇暴行下的五位烈士的灵柩停放在地藏寺正殿。

^① 据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外国侵略军驻北京至山海关间的十二个车站；昌黎车站为日、英两国轮流值年驻军，这一年该日军值勤。

死难者的家属在捶天撼地地哀哭，一些铁路警察和职员也在饮泣吞泪。前来吊唁的人缕缕行行，心中压抑着巨痛，脸上笼罩着阴云，眼睛里闪跳着仇恨的火焰。院子里的一个角落，摆着一张案桌，有几个人在默默地收着人们给死难烈士家属的捐款。

这时，由门外匆匆走进三个人来。打头的人身着灰长褂，留着分头，嘴角两边蓄着黑黑的八字胡，鼻梁上架着一副透明闪亮的无边眼镜。后面跟着的两个人，脸上也是汗浸浸的。

三个人进了寺院，径直走入大殿，伫立在烈士们的灵柩前，默默致哀。为首者两眼望着灵柩前的供果，泪花在镜片后面直闪。许久，他才缓步离开正殿灵堂。到了募捐处，他把随身带的钱倾囊掏出，放在桌子上，一转身走开了。

记帐的人急了，忙追上去，递过签名簿说：“先生，请留步，留下尊名贵姓。”

那人略一顿步，侧过脸来往正殿灵堂停厝的那几口棺木一指，说：“跟他们一样，都是炎黄的子孙……”声音低沉、悲怆。这时又有一个人把捐款放在桌子上，抽身跟他离去。记帐人更急了，刚要再喊，见第三个人走过来，忙不迭地问道：

“啊？允之先生，是您！那两位先生，是跟您一同来的吧？”



第三个人“嗯”了一声说：“是我的两个朋友。他俩不愿留名，就别签了吧。家属要问起，你就说，那是两个有血性的同胞的一点心意……”说着，他撂下自己的捐款，追出门去。

不用细猜，那两个人，一个是 大钊，一个是子默，后来追出的这人是刘允之了。

原来，大钊从家乡回来后，与允之、子默宿在五峰山上。这天，他们获知惨案发生的消息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刘克顺劝他们在山祠再住一宿，大钊说啥也要马上下山，赶到地藏寺去吊唁死难的烈士。他愤慨，他悲伤，他要疾呼，他要呐喊……

昨天，五名中国铁路警察，还在为保护和维持铁路的安全尽职尽责；今天，他们却带着刀伤弹眼，躺在这萧条的冷殿里了。而那些日本侵略者，不但没有受到中国有关当局的有力制裁，却仍然在我们的国土上横冲直撞。这是弥天的耻辱啊！在这一国耻面前，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不怒发冲冠？哪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泪流满面呢？要记住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让侵略者偿还……

由地藏寺出来，大钊久久无语，疾步而行。快到成美学馆门口时，他转过身对刘允之说：

“允之兄！这次我和子默兄来昌黎山居，十来天时间一晃就要过去了，回想起来，深感不虚此行。前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我入平山迟一步’^①，没能赶回来跟白雅雨先生^②一起参加滦州起义；这两年，我见辛亥年的革命只赶下一个未成年的皇帝，忧心如焚，接连写下《隐忧篇》，《大哀篇》。可是，上个月到北京去，不知怎么羡慕起一种出世脱俗的净土社会生活来，总想找一个世外桃源纳朋结友，潜心读书算了。现在看来，如今窃国大盗当政，外邦列强横行，山河之多哪有一座空山，国土万里哪有一块净土？国难未减，国运难测，人人都应尽匹夫之责，自己那种远离闹市躲得一身清静的想法，是一点也要不得呀……”

又默默走了几步，他挺直身子，回首眺望着似血的残阳，如海的苍山，果决而深沉地说：

“从此，我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牢记昌黎这个难忘的地方，忘不了这里的山与水，爱和恨。我向碣石山盟誓，至死与侵略者不共戴天！”

说着，他用手一指那被落日霞晖映红，矗矗高出，直逼苍穹的碣石峰首。犀利的目光横扫过去，神色显得是那样的坚毅，几乎不可移动分毫。

① 李大钊《哭蒋卫平》诗中句，意指没能赶回家乡参加辛亥滦州起义；平山，在卢龙城中，此处借喻永平府。

② 白雅雨为李大钊在天津上学时的史地教员，是辛亥滦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时壮烈牺牲。

迟到的赏花人

李大钊与碣石山结下初度之缘，时值盛夏，到五峰山韩文公祠山居，赶在凉秋。唯独还没有在鸟语花香的阳春，到山里踏青。

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已经是一九一七年，他由日本留学回国整整一年的时候了。

这年五月六日凌晨，李大钊独自一人，乘火车由北京来到了昌黎。下车后，他住在大德增客栈。稍事休息，用了点便饭，已是上午八点多钟了。他请旅店的伙计雇来一辆骡车，准备坐车到碣石山里去。

多年来，昌黎的山给他留下的印象太美好、太强烈了！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本科的岁月里，他常常在梦里见到五峰山。他想念守祠老人，还有那个叫“云峰”的小樵夫，看果园的山里人，好客的马秀才一家，在成美学馆任教的老同学……回国一年来，他先在上海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后应邀到北京创办《晨钟报》。现在，他正在北京担当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的主要撰稿人，日夜伏案，忙于笔耕。这次要不是家里人写信，告诉他妻子

赵纫兰生病，他仍难得抽身回乡一行哩！本来，他在昌黎下了火车后，应赶回大黑坨看望生病的妻子，一来妻子的病并不危急，二来碣石山里的春景对他的诱惑太大了，思虑再三，他还是决定在昌黎逗留一日。

不巧的是，稍微来晚了几天。此时此刻，碣石山里那万紫千红的盛花时节已近尾声。杏花、桃花早已落英缤纷，洁白如雪的樱花、梨花也凋谢殆尽，幸好苹果花和海棠花，还开放着一些，点缀于万绿丛中，象在专门迎候他这个姗姗来迟的赏花者似的。这真成了“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了！骡车驶出城后，李大钊望着山间的娇媚春景，油然想起宋人王安石的一句诗来。

骡车载着他先去游览了碣石山里的游春胜地蔡树洼，观赏了隐仙庵的精美建筑；后把他送到了马家山湾村前那棵伞状松下。前面路狭坡陡，车赶不上去了。

李大钊跳下车，默默地看了看五峰的这棵“迎客松”，不觉笑出了声：“啊，久违的老松树呀，今天你又把我这游子迎来了……”

他叮嘱车把式在这里等他，一个人踏上了去西五峰的崎岖山道。方才到隐仙庵游览时，因头一次去，他觉得有点拘谨。到了这熟地方后，他完全放开了心境和手脚，兴致勃勃地攀石磴，寻樵径，抄前几年来

时找到的近道，直奔韩文公祠的古庙台。

一路上，春风拂面，花香袭人，大钊顿觉心中好一阵轻松。当他疾步到达山祠时，浑身上下都是汗水。迎接他的，还是刘克顺。老人略一打愣，眼神一亮，叫出了声：

“哎呀，敢情是你回来了！这一去几年，可把我老头子想坏了。快进屋擦把脸，瞧你，也不悠着点劲儿走，看这一身汗，水洗似的……”

大钊见老人家说起来没完没了，笑了：“老伯，这几年我也很想您呀！去年这时候，就从日本回来了。可这一年间，从上海到北京忙这忙那的，只去年秋天回了一趟家，也没能抽空来一趟，看您老两口……”

刘克顺笑个不住声：“嗨，这不来了吗！快进屋，别闪着汗。”说着，喜冲冲地为大钊打水备饭去了。

进了客厅，大钊擦了擦汗，洗了洗脸，稍稍喘了几口气，便出了屋，到正殿西边耳房去看望刘克顺老伴。

一进耳房屋门，他愣住了。在灶下烧火的，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是谁？刘克顺老伴上哪儿去了？是进城看闺女、姑爷去了，还是……

刘克顺见他疑惑的样子，凄然一笑，说：“来，见见你新大妈。”

“新大妈……”大钊愕然了。

水烧开了。刘克顺灌了一壶水，回身对大钊说：“走，到客厅喝茶去。”

到了客厅，老人原原本本地向大钊诉说了几年间发生的变故。就在大钊离去这几年间，刘克顺那慈善、勤劳的老伴，被一场暴病夺去了生命。老两口一辈子感情很好，老人本不准备续娶了，可孤苦一人在山里度日太寂寞、太艰难，在众人的张罗下，他只好与这个孤寡的老太太组成了新的家庭。这个新老伴初到山里，生活上一时还不适应，但看样子倒能处和到一块。

大钊听了老人的讲述，心里一阵难受。刘克顺那个结发老伴少言寡语的，待人特别实诚，上两次来五峰，给他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谁知她竟会这么快就离开了人世呢！转念一想，他又为刘克顺有了新的老伴而感到庆幸。确实，一个人在空山幽谷中生活，是太孤苦寂寞了……

正说着话，刘克顺的新老伴端来了饭菜。饭是秣米豆粥，菜是盐渍香椿树芽和酱缸里腌的咸鸡蛋。刘克顺抱歉地说：

“看，事先也不知道你要来，没进城去割肉。现在，只好将就着，吃点山里的便饭便菜了。”

“老伯，看您把话说到这里去了。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作梦都想吃您这儿特有的清香饭菜呢……”

饭后，大钊感到心中一阵郁闷，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想到五峰山顶上去看看辽阔的大海。可是，当他爬到望海峰顶，立足观澜石上向东南方向放眼眺望时，由于春日风沙迷漫，天气不甚清明，能见度极低，怎么也没能看到几年前见到的“地尽忽惊天水合，怒涛千尺腾蛟龙”之景。目光回收，他俯望着尚能看清的山海之间的低坡矮岭，和分布在丘陵地带的片片果林，脑海里不禁油然泛起那年山居时记下的一首古诗来：

独立高峰上，遥瞻众壑微。烟霞连海出，风雨半山围。鸟道人穿径，僧房客启扉。五峰犹似旧，何事倦东归？

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首诗意，特别合自己此时的心境。

下午两点多钟，大钊辞谢了刘克顺老两口的挽留，下山返回城里。

回到大德增客栈时，正赶上有很多旅客前来报宿。大钊听那说话口音，看那穿着打扮，就知大多数旅客为在东北经商探家期满的乐亭同乡。奇怪的是，这些人多年独往独来，这一天却跟来了不少女眷。她们是依依惜别，非要跟到昌黎把男人送上东归的火车

不可，还是准备跟丈夫一起东北住些日子，逛逛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大钊一时闹不清楚。他问了问旅店的伙计，方知是因东洋鬼子盘踞东三省，近些年东北的经济命脉大部分都让日本人控制住了，出外经商的人寄到家中的钱越来越毛，折损太大，家里人实在维持不了生计，只好跟商人们一起去东北定居。这一春天，光乐亭人的商人眷属去关外定居的，就不下几百呢……

大钊听后，心中思忖：自己是本地人，深知多年来关里人到东北开买卖的，多为旧永平府人，而在永平府原来所辖的卢龙、迁安、滦州、乐亭、昌黎、抚宁、临榆这七个县中，数昌、乐、临、抚人最多。这些人虽然都想在关外做买卖，但谁也不想在那里久居，往往挣得一笔钱后，就回乡务农或养老了。现在，出于东北紧张的经济形势相迫也好，人们渐渐地想开了也罢，商人们纷纷下决心在东三省定居，这不能说不是件好事。

吃过晚饭，大钊坐在客房里的一张桌子前，将见闻写成了《旅行日记》，决定寄回北京《甲寅》日刊发表。

夜阑人静时，他又写下：“明晨南归，尚有陆路八十里，余容续陈”这句收尾的话。

拓荒者的夏天

暑来寒往，几度游览、山居，使得五峰山在李大钊的心目中，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一九一八年一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有了一个稳定的职业后，他决定把家口先接到北京暂住，家搬与不搬以后视情况再定。

这一年夏天到来之际，学校一放暑假，李大钊就回了家乡。离开北京时，他有两个打算，一是到五峰山里住些日子，借在山中避暑之机，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革命理论问题；另一个是待假期结束时，把妻子儿女带回北京。

到昌黎下火车后，他先进了一趟山，定下了山居的日期。回乡住了几天后，他只身由大黑坨来到了五峰。

盛夏的五峰山，青峦叠翠。大钊信步走在上山的石径上，望着满目青山，他不禁油然想到，乐亭县前清有名的举人史梦兰，在水岩寺翠屏山盖下题为“止园”的避暑山庄，原来碣石山里真是消夏的胜地呀！想到家乡这位号称“香崖先生”的文豪的止园，又勾

起一桩心事。去年五月大钊回乡时听说，自从香崖先生逝世以后，史家丰富的藏书已经辗转易人，一部非常珍贵的《图书集成》竟不幸落到乐亭县城一家当铺里，渐渐散佚了。唉，去年他在为《甲寅》日刊写的《乐亭通讯》中已经说了，象这样的宏编巨制，理应由公家团体购置保存，补其零失，以备文献征考使用；否则沦为断简残篇，其损失就不可估量了。可是，当时自己虽很忧心，也毫无办法；如今到图书馆工作了，应借这次回乡度假的机会，到乐亭城里的当铺中再去看看。

临近韩文公祠，刘克顺养的大黑狗，老远就窜过来接他来了。这条狗，前几天他刚下火车来到山里时，见了他狂吠不停；这回熟了，见了他又亲个不够，跑前跑后地欢实极了。

唉，狗这东西，真不知叫人喜还是悲？他在心中默默吟道：

“……我初入山，犬狂吠门前；我既入山，犬摇尾乞怜。犬哉犬哉！何前倨而后谦……”

默诵着，默诵着，他忍不住自笑起来：“嗨！看我今天是怎么了？刚进山，咋想起对一条山犬作起诗来……”

他正自嘲着，刘克顺迎出山门来了。几次交往，老人已与他结成了“忘年交”。对他来山居，老人自然

满心欢喜。他忙接过大钊随身带的东西，说道：“快进屋歇着去吧。大热天头，跑这么远的道，一路上怪累的吧！”

这时，刘克顺续娶的老伴也相跟着迎了出来。老太太晚年再嫁，性情倒挺开朗，她一说话脸上就挂着笑：“刚才我和这死老头子算计呢，你今儿该来，果然说来就来了。快到里屋炕上歇歇腿脚，一会儿到晌午咱就开饭。”

多么淳朴、亲切的接待！刹那间，大钊觉得自己又来到了另一个温暖和睦的家。

客厅里收拾得利利索索。炕上炕下净净洁洁，被褥新拆洗过了，前几天存放在这儿的书籍，安安稳稳地摞在桌子下边。桌子上摆着文房四宝，桌面擦得锃亮。看来，老两口子为他来山里住些日子，着实忙活了一气。

又喝上用松树枝子烧的山茶，大钊心里一阵畅快。他和刘克顺正唠着闲嗑儿，老太太端着刚出锅的饭菜，进屋来了：“快！别光往外说，不往嘴进。吃饭！为了你进山，老头子特意进城买了块肉，我炒不好，凑合着吃吧……”

大钊一看接连端上来几盘菜，心里直发急：“老伯，你们怎么这样！”

“破费几个钱算啥？”老太太抢着说，“要不叫这儿

的景美、清静，想从京城里喊你吃顿饭还喊不来哩！你到你老伯这儿，就象到家一样，别讲客套，也别见外……”

“下回，可不能这么麻烦了。”大钊盛情难却，只好拿起了筷子，“再这样，就是不把我当家人待了。”

刘克顺往他碗里夹了一块肉，说：“别说见外话了。你不来，我们老两口也想解解馋呢……”

午饭后，大钊躺在客厅里屋炕上歇晌。一时合不拢眼，他不由回想起久居深山里的这户人家的一些事情来。

刘克顺和他的原配妻子，一辈子只生养了一个闺女，用家乡这一带人的话说，老两口成了“绝户”。可这老两口心里敞敞亮亮的，互敬互爱，在山里头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那个老太太不象这个老太太能说善道，但她嘴笨心热，待人特别厚道，可惜她没有活到今天。刘克顺的新老伴心直口快，瞅上去也不算错。只是大钊觉着，跟她相处不如跟原来那个老太太随和，也许是不惯的原因。这个老太太人倒本份，就是脾气怪一些，总嫌刘克顺顾他嫁在城里的闺女家，为此常闹些口角。头几天刘克顺送他下山时，把这些苦闷事都讲了，要他来山里住着时，多开导开导老伴。当时，大钊满口应承下来，他从内心深处愿意相劝这个陪伴老人安度终年的老太太，让这个家庭的日

子，过得和美起来。刚才吃饭时，他试着谈了几句。看来，这位老太太对他的话还中意。住上几天，多唠一唠家常嗑儿，他相信，老太太的心窍是会打开的……

一觉醒来，日头已偏西好大一截子了，擦了把脸，大钊来到古庙台上眺望山中远景。

望着“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的景象，他心中发出阵阵感慨。

日月如梭。从第一次结伴来游五峰，已过去十年的光景了。那时，他二十来岁，血气方刚，求知欲强；如今是就要进入“而立”之年的人了。一个人到了三十岁，等于进入了人生的鼎盛时期，正值花后果多时节，应象这当午的太阳一样，发出最强烈的光和热。

望着天空中西斜的赤日，他忽然想起前不久自己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今”》的短文来。文章的一开头写道：“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结尾时说：“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这是他近年写得最得意的文章之一，故有些片断能随口背诵。是啊，为了明天，必须抓紧今天的

宝贵时光。不能满足今天已获得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已成为过去，必须拿出今天新的努力，去创造一个更新更美的明天……

想到这儿，他无心出去散步了。要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去研究革命的理论，为创造青春之中华而去拓荒、耕耘、播种，开拓新的革命征途。

回到屋子里，他打开了书箱，翻出近几个月来国内外报刊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剪报，拿起刚出版不久的一本《言治》季刊。在这期《言治》季刊上，他发表了一篇新撰写的政论文章，题目是《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他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初步成果。他认为，二十世纪在俄国发生的革命，与十八世纪在法国发生的革命，尽管都是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运动，但本质却根本不同。法国革命是根于国家主义的革命，而“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在离开北京时，他就计划好了，要利用在五峰山避暑的大好时光，重新研究一下这篇文章的论点，探索俄国十月革命有哪些成功经验，找找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看一看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不知不觉间，夜幕拉下来了。刘克顺老两口又送

来了饭菜。

刘克顺老伴见大钊吃得那样香甜可口，咧开嘴笑了。老太太向里屋一瞥，见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心疼地说：

你呀，真是见书没够。在学堂里天天跟书本打交道，到山里来歇伏，还要老累着眼睛，那镜子的度数还不越来越深呀……

大钊抬起脸来，笑了笑说：“大妈，您老人家别担心，没事儿，惯了。”

大钊在油灯下，看书看到很晚。他在祖国北方一个深山古祠里，夜以继日地对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行着一个伟大的拓荒者的工作。

山中即景

大钊这次到山里来，只想静心致力于革命理论探索工作。不过，在临离开五峰时，他还是想领略一下“碣石观海”的壮美风光。

刘克顺热情地给他介绍了上仙台顶的路途。老人告诉他，顺韩文公祠庙后打柴人的樵径，就可以直接经与五峰山巅连的庄窠顶去仙台顶；不必绕道水岩寺去攀十八盘，越老鹞子翻身，穿老虎口，走那条由正面登山的险路。老人还说，要去的话必须等下过雨。那时，立足碣石峰首可一目千里，南看渤海和滦河，北望万里长城。雨后龙潭洞里的水多起来，泉流让人听着特别悦耳；雨再大一些，下山时还可由黑鹰峪下来，去滴水崖看飞流直落的瀑布泉……

听老人这样一讲，大钊的心神又驰骋起来。

一天夜里，刚好下了场暴雨。大钊早晨起来一看，山中空气格外清新，天空净洁极了，庙后峭壁上的山水在石坝上汇流泻下，形成了一个小瀑布，向山下奔涌而去。

这是个夏日难得的登高望远的好天。大钊的探索

工作稍稍有了头绪，心里痛快。吃过早饭，很快就爬上了飞来峰，翻越了庄窠顶，来到了黑鹰峪的上口，俗称“阎王鼻子”的山梁上。

他想在这儿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忽然，深谷里传来的轰鸣声把他吸引住了。细听了听，是水声。哪来的这么大的山水呢？莫非是瀑布泉从滴水崖上下来了？唔，很可能。他真想下到黑鹰峪中去看看，但想到今天主要是登碣石绝顶仙人台观海，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上了欢喜岭，仙人台近在眼前了。只见这众山绝顶峰岩峥嵘，绝壁峭陡，巍然耸立于高山大岭之上。这台顶在山下远望似一柱石，其实比山下的一般的峰峦还高大得多呢。更令大钊感到惊奇的是，以往由家乡向这里眺望，总以为是一个顶台，实地一看，方知分前后两台，两个台顶叠合在一起，才是多年来远远看到的那个插向云端的台形顶尖呢！

大钊拽藤扯草，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前顶。前顶台面不大，有几间房基大小。一块岩石的平面上刻有一个棋盘，旁边还有几个石坑。大钊惊异地看了又看，猛然悟到，这就是爷爷提到的张果老与韩湘子对弈用的棋盘，及张果老气恨三位仙姑占了仙台踩的脚印。古人们为了显示山的神奇，杜撰了多少神话传说……

看着，想着，大钊无意中抬眼向山下一望，刹那

间，他的眼睛和心神都被三十华里开外的壮阔海景，猛烈地吸了过去。

不知是出于什么神力，山与海之间的距离骤然间奇迹般地缩短了。

碧波万顷的大海，从南往东巡视，上百里的海面尽收眼底。在红日的辉映下，金波粼粼。滔滔雪浪好象就在眼前翻卷，点点白帆历历在目。家乡一带两边特有的沙坨峪，似一条金龙舒身展躯，俯卧在海畔仰息。在这长长沙丘东端的消失处，有几座似盆景的山峦在海边豁然跳出，山间绿树掩映着红红白白的楼台亭阁。不用细猜，这随着铁路的修建，而被发现和开辟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再往远眺望，烟波浩渺中浮现了几艘轮船，那里大概是秦皇岛的运煤码头……

目光回巡，由东转南，向乐亭城方向望去。这时，大钊惊喜地发现，在渤海之滨的苍苍大地上的阡陌村落间，有一条银色的长练由西北向东南甩去，直落到大海之中。

“啊？这是滦河……”

在高山之巅望见滦河，如同见到自己熟悉的家园。一时，大钊的心尖都颤抖了，恨不得扑下山去，与家乡的大河亲个够！啊，自己终于站在家乡北边这片高山的云端了。这是小时候作梦都想飞上来的地方啊……

他定定神，转过身来向北极目远眺。这边又是一派气势磅礴的景色。仙台顶山后有山，岭后接岭。放眼望去，只见奇峰险嶂，层层叠叠，如涛似浪，向上百里外的燕山主脉涌去。而燕山群峰冷眼望去，极象沧海里掀起的大波大澜，落在视野之内的万里长城蜿蜒起伏，时隐时现，如同腾飞于这波谷浪峰之上的蛟龙……

望着，望着，大钊顿觉自己的心胸是那样的开阔，周身是那样的舒展。霎时，一种一时很难说清的美感袭遍他的整个身心。

哦，这是自然的美，美的自然啊！

面对着这奇险的山川，浩瀚的大海，净洁的蓝天，他觉得自己被美的神力深深慑服了。他不禁想起，一年前他在欢迎蔡元培由巴黎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会上，听了蔡元培的一段精辟讲演后，写的一篇题为《美与高》的短文来。那时是有感而发，坐在北京东城竹竿巷寓所里神驰遐想；如今，这里才真是美与高的神奇结合，是崇宏高达的地方呢！他发现，只有在这雄奇秀美的境遇里，才可能彻悟美与高的真谛。是谁在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天秉之灵能？是谁在说，我们的国家灾难深重，没了希望？我们的国家山河壮美，地杰人灵，只要找准出路，找到重振青春中华的革命真理，前程定远大光明，繁华似锦……

在返回韩文公祠的路上，他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绝美风光中了，觉得心中有一种净洁、高雅的情怀在腾起。他回首望望刚刚被他踩在脚下的碣石绝顶，在清越响脆的淙淙泉流声中脱口高吟：

“……自然的美，美的自然；绝无人处，流水空山……”

回到客厅，已过午了。他大口大口吃着刘克顺老伴给他留的饭菜，觉得比平日要香甜几分。饭后他睡了一小觉，醒来后没有出屋，坐在窗前看起书来。

不知什么时候，祠堂里的几个游客爬上了望海峰顶。透过窗子可以看见他们清晰的身影。

大钊铺开纸，提起笔，稍加思索，便在一张信笺上疾书起来：

人在白云中，
云在青山外；
云飞人自还，
依旧青山在。

草毕，他又乘兴把上午登仙台顶归来，在路上吟得的几句诗也笔录下来。写完想了想，添了个题目，信笔草出“山中即景”几个字。

这时，刘克顺提着一篮子梨进来了，进屋就说：

“给！这是云峰他三叔带给你尝鲜的。”

望着这一篮带着山里人深厚情谊的新鲜梨果，大钊眼前浮现出了那张憨厚、淳朴的山里人的笑脸，闪出了春雨飘洒、梨花似雪时的景色。想着想着，蜜一样的情丝漾上了他的嘴角：

“……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

吟罢，他又不自觉自笑出声：“看我今天这是怎么了？光想哼几句。好，不看书了，给惺亚兄写封信，就手把这几首顺口溜抄给他，让他见见笑吧……”

他吃了几个梨，拿起笔，伏案给天津读书时结下的同窗好友白坚武（字惺亚）写起信来。

父子俩同来避暑

匆匆一年过去，一九一九年七月下旬的一天，李大钊又进山避暑来了。这次把他的大儿子葆华也带来了。

葆华初次跟父亲上山，一切都觉得新奇，一会瞅这儿，一会望那儿，还不断地问这问那。

大钊看着，听着，开心地笑了。他对葆华说：“你呀，可比爸爸福气多了。今年刚刚十岁，就跑到这山上来逛了。爸爸象你似的，从小就盼着上山里头来看看，可都长大成人了，在你妈妈有你那年，才逮住一个机会，到这儿钻云破雾，开了开眼……”

葆华懂事地点了点头，笑了。

他能说些什么呢？他的童年时代，确实要比父亲幸福多了。祖父祖母故去得早，父亲从生下来全凭太祖父一手拉扯长大。因为父亲是太祖父的过继孙子^①，小时候还常遭受想继承家产的三姑奶两口子的妒恨，使父亲初涉人世，就接触到了人世间的冷酷无情。而

^① 李大钊的父亲不是李如珍亲生，是过继子。

他，虽然从小就跟母亲在家乡生活，外边却有着一个博学广识的父亲。去年夏天，父亲把他和母亲、妹妹接到北京去住，并让他和妹妹在北京城里上学读书。今年夏天回老家，父亲为了把他和妹妹培养成遇山不愁，逢海不惧的人，特意征得母亲的同意，带领全家人由滦州车站下了火车，然后乘帆船，在滦河的水面上漂流了一天，取道水路回到了老家。在家乡住了两三天后，父亲又带着他到五峰山来了。父亲的本意很清楚，是想让他到深山野林里跑一跑，开开眼界，长长胆识……

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好父亲而自豪！

听着山泉从石上流过发出的潺潺响声，望着雨后满目的青山绿林，走在崎岖坎坷的山间石径上，葆华暗暗下着决心：长大后，一定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做一个不怕风险的人，为创造青春中华，为永葆青春而奋进，象父亲那样，毫无保留地为了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唯知跃进，唯知雄飞，献出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

大钊稳健地走在他已熟悉的山路上。他象头一次进山似的，尽情地观赏着山中景色。

从喧闹纷乱的北京城，来到这幽雅清静的五峰，他觉得自己的心境平稳多了。

去年暑假在五峰山上，潜心研读了一些理论书籍

和报刊资料后，他觉得自己的心境豁然开朗起来，心中象突然点亮了一盏明灯。这里奇险的山川，雄浑的气象，不仅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也使他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在这里，他从百般苦闷中解脱出来，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决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组织队伍，发动工农民众推翻这强盗世界，去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庆幸自己终于认识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法宝，他决心接受这一主义，并甘愿做这一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传播的拓荒者和播种者。一年来，他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学会，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①的演说与论文，与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并准备把由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五号，办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为此，他开始着手撰写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准备发表在

① Bolshevism：旧译布尔扎维主义，今译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俄文译音，意即多数派）为苏联共产党的前称，布尔什维主义指苏联共产党当年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



专号上。但文章只写了一个开头，“五四”运动就爆发了。为了集中时间与精力领导这一伟大的爱国群众运动，他不得不撂了笔。拖到学校放暑假时，他决定利用到五峰山消夏这一个月时间，完成中断了的写作计划。就这样，他又带着满箱子的书报和笔墨纸张，走到这条山道上来了。

远道没轻载。下梁跨涧，山回路转，走近五峰半山腰时，大钊觉着手中提着的书箱分外沉重起来。

“汪！汪！汪……”远远地，大老黑冲着他们父子俩叫上了。随着狗咬声，刘克顺老两口的身影，出现在万木森森之上的古庙台山门口。

在“白云乡”那里，刘克顺一把接过大钊手中提着的书箱，笑着说了声：“哎呀，好沉，比去年带的书还多。你呀，我一接到你从北京来的信，就知道又要上这儿啃书本，喝墨水来了。”

大钊笑着，拉过葆华，对两位老人说：“这是我大儿子，来，葆华，快见过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葆华有点怯生，小声称呼着刘克顺老两口，分头行了礼。

“看！这孩子，多有礼性！”老两口齐声称赞葆华懂礼貌。

“老伯，大妈！”大钊又笑笑说，“这回我把孩子带来一同住，又多添麻烦啦！”

“添啥麻烦？”老太太还是那样爽快，“我做饭多烧一把火，多添一瓢水，就都有了。只要大孙子不嫌弃奶奶这双拙手做的饭没滋没味，就实足了。”

刘克顺见了葆华，也非常高兴。他哈哈笑着，对葆华说：“我们这儿还从没住过小客人哩！孩子，好不容易来了，就在山里头玩个够吧！山里头有的是野花、野果，有各种各样海边上不易见到的鸟儿。对了！这石头缝里，还能抠出闪光透亮的水晶石哩……”

说着，老人笑的声音更高了。

葆华顺着老人指点的手势，四处张望着。他洁白的小牙齿一露，也不由笑出了声。

老少四人进了山祠。父子俩在客厅的里屋住了下来。

熟门熟客了，一住下来，大钊就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对他来说，由北京沙滩大街那座新落成的红楼，来到渤海边上的深山古祠，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战壕。

寄自五峰的公开信

由海边平原来到深山的葆华，每天除完成必做的作业，满山里去跑。他很快就跟放羊的、打柴的孩子们交成了朋友。

而大钊却急着要写一封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将在《每周评论》上发表。

记得前几天在离开北京时，他拿到了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第三十一期《每周评论》。由于急着带家人赶乘京奉夜车，上车前他没顾得上细看。

在火车上，家里人都同车厢里的其他旅客一样似睡非睡，而他就着车厢里昏黄的灯光，把这期《每周评论》细细浏览了一遍。当看到自陈独秀被捕后，接办《每周评论》的胡适写的一篇文章时，他心里再也无法平静了。适之（胡适的字）在这篇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中，都胡说了些什么呀？什么“空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什么“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什么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卖淫、大总统

的权限、女子解放、男子解放、加入国际联盟等问题，而高谈社会主义去求“根本解决”，这便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什么有人给他胡适也加上了“过激党”的罪名，这“过激主义”就更用不着谈了，等等。他的话越说越多，越说越不象话……

当时，大钊简直有些看不下去了。

这是在单纯地探讨研究“问题”与宣扬“主义”哪个更有必要吗？不，他是在向信仰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人挑衅！他是在企图阻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不是不要“主义”，他要的是从美国贩卖来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这已不是一般的学术探讨，而是事关革命的大局与前途的大是大非，必须争辩清楚，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含糊和混淆。一定要公开予以答复，一条条加以批驳，而且越快越好，不得耽搁。

在火车上，他当即决定，把写批驳胡适这篇文章的公开信，做为上五峰山的第一件事来办。到了五峰山后，他就抓紧时间，开始了这项工作。

经过查阅一些有关资料，和一番缜密思考，他铺开稿纸，动笔写起来。

一开笔，他就信笔写下了“适之兄”三个字。以往给胡适写信，上款他都是这样落墨的。这次又顺手

这样写出，但他怎么端详，怎么别扭，总觉得似乎不那么妥当。

他索性撂下笔，沉思起来。

对于胡适这个人，他是太熟悉了。

胡适比他小两岁，却比他早三年出国留学，在美国求学将近有七年之久，接受了不少实用主义哲学和西方的政治学说。胡适与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同为安徽人，在留学期间，他就同陈独秀取得了联系，不断给《新青年》投稿，并在国内第一个写信提倡白话文，成了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名人之一。在胡适回国到达北京不久，大钊就与他交上了朋友，一同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一同到北京大学任职任教。原来，大钊以为他也会同大家一起在一条路上走下去的。但从十月革命的炮声把马克思主义送到中国后，大钊就看出端倪来了，胡适与他和陈独秀等人的政治态度截然不同，他死抱着从美国接受来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不放。不过，大钊没有想到，“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会一下子走出那么远，利用接办《每周评论》的机会，公开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擅自改变办报的方向，企图把水搅混，把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引向歧途……

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论坛上再以“兄弟”相称，不仅不适宜，也远不是那么回事了。

想到这儿，他重新提笔，把已写上的三个字划掉，另换了一张纸，写下“适之先生”几字。紧接，他写道：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

接着，他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谈起，一连讲了四个问题，从四个方面一一驳斥了胡适的荒谬论点。

在谈到“所谓过激主义”时，他的心情激动起来了。他直抒胸臆，信笔写道：

……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杀他们的一切……

是啊，自己何必隐瞒呢！自己就是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喜欢谈俄国的十月革命嘛！因为，那是人道的警钟，自由的曙光，中国的将来。这些猫呀，狗呀，鸚鵡、留声机呀，在一旁乱叫乱响，说什么“过激主义”、“洪水猛兽”、“邪说异端”去吧，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是任何人也遏制不住的……

全文写完了，他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又望了望窗外的山景，添上了“寄自昌黎五峰”一行稍小一点的字，并写上了年月。

一切都写好后，他长长舒了一口气，到屋外散了散步。回到屋里，他拿起信稿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改了几个字，觉得基本可以了，就折叠起来，准备往信封里装。正叠着，他忽然想起，还没有一个题目呢？这稿子虽然是用公开信形式写的，但毕竟是一篇论文，没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怎么能行呢……

他一连拟了几个题目，最后决定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题。如果斗争形势发展需要，他准备继续论、争下去……

加上标题，封好信稿，他找到刘克顺，让老人找一个稳妥的人，将这份极为重要的稿件，尽快送到城里邮局发走。

寄出致胡适的公开信后，大钊丝毫没有松懈，他又全力投入到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工作中去

了。他决心赶在暑假结束前基本完稿，以便回校后把原拟在五月份出版的《新青年》六卷五号编印出去，这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要尽快与读者见面，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入夏以来，山中不时有人前来游玩。

这一天，接连来了好几拨游客。有一拨游客占据了客厅外间，大吃大喝一顿以后，又要起钱来，闹得大钊在客厅里间根本无法静心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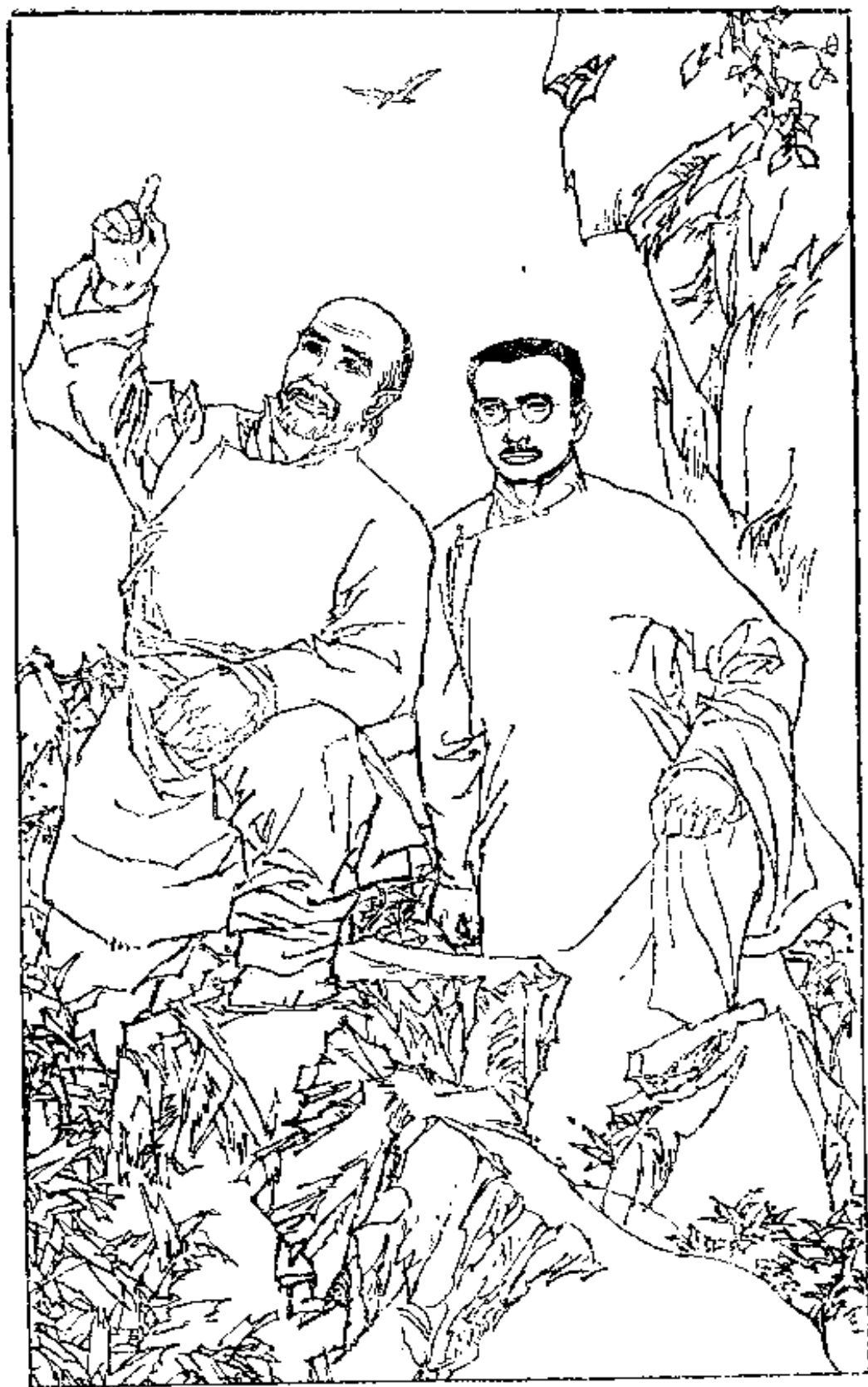
刘克顺心细，他对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人无可奈何，只好对大钊说：“这儿太乱吧？来，收拾收拾跟我走，我给你找一个安静地方去。”

他俩一同来到庙后峭壁之上的一个平台。平台有一丈来宽，四五丈长，其上便是“泰山北斗”、“五峰环翠”等刻字。

刘克顺指着平台说：“当年，工匠们就是在这儿搭的木架子，凿的那字儿，要不那字儿咋能刻这么高……”

大钊点头听着。突然，他被平台上的一个天然石篷吸引住了。只见平台东部，一块大板石斜搭在台面与刻字的峭壁之间，里面坑深且平，能容得几人席地而坐；若放张小桌子在里面，读书写字，准会十分惬意。

“怎么样？这儿中吗……”老人也在向那里瞅



着，嘴角隐有笑意。

“啊……”大钊连声说，“中！中！上哪儿找这样一个读书石篷去，真如天造地设一般。”

来到平台上方的一条樵径上，刘克顺立在山道旁的一棵老松下，长喘了几口粗气，对大钊说：

“一会儿我给你拎张小桌子来！”

大钊望着老人红红的脸膛，心中又一阵发热，眼窝也潮呼呼的了。

这老人，真象五峰山上的一棵不老松呀！在这样的绿荫下，有什么样的文章写不出来呢……

山里孩子们的心愿

在葆华的眼睛里，五峰山里简直是孩子们的王国。你看，放羊娃吹着牧笛，挥着鞭子，赶着羊群，从一个山坡转到另一个山坡；小樵夫们天天到山林里东窜西钻，舞着镰刀割山柴，拾树枝，担起小山似的两捆柴走下岭去……

这些放羊、打柴的小孩对到山里来逛的游客见多了，见惯了，也就不当回事了。不过，大钊父子在山祠里住下来后，日子一长，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爷俩是干啥的呀？有这么多闲空到山里来歇伏……”

“听那个小孩说，他们是从京城里来的，老家是滦河南边儿……”

“那大胡子在京城里干啥呀？是不是当师爷的？你没见，庙里游客一多，他就爬到庙后峭壁上的平台子上，在那块石荫凉下看书、写字儿……”

脑瓜灵的小家伙一有空就缠住刘克顺问这问那，然后再到处传告。

“喂，看庙的老爷爷说，那大胡子姓李，是京城里大学堂管书的先生。”

“管书？是教书的吧……”

“不，是管书的。听刘爷爷讲，那个学堂可大了，要照大清家时的规定，只有举人、进士可进那校门儿。学堂里供念的书可多啦，都归这位先生管……”

“哎呀，这管书的先生一定知道得很多很多，啥都懂得，咱们何不问问他那几个词儿是啥意思呢……”

“可先生天天很忙，有空答理咱们吗？”

“是呀，咱们咋好轻易打扰人家呢？”

“有了！听说先生还要在山里住些日子，咱们打柴时天天从庙里过，放羊的也常在那儿转悠，说不定哪天得便能碰上先生有空呢……”

“中，中！就这么着……”

一帮常在山里跑的小孩聚在一起嘀咕了又嘀咕，合计了又合计。

他们嘀咕这个话，合计这个事干啥呢？

原来，“五四”运动的风潮很快就席卷到这里来了。一个多月以前，城里汇文中学（即原来的“成美学馆”）的学生们到两山、东五峰等山村宣传这一爱国运动，在村里墙上贴了不少标语，象“打倒列强”呀，“反对《巴黎和约》签字”呀，“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等等，有好多条呢。这帮孩子上山打柴、放

羊，没赶上听那伙学生发表的讲演，听大人们学舌，只记住了“列强”、“军阀”这几个新词儿。可这几个词说的是啥意思，小伙伴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谁也说不明确，闹不太清。他们老想找个读书人问个清楚明白。自从发现大钊是从北京大学堂来的“管书先生”后，他们禁不住商量起来，想找个机会，让大钊给解答一下。

这一天，几个小樵夫上山打柴回来稍早了一点。当他们从庙后山崖上担柴下来时，正赶上大钊在庭院里散步。他们互相递递眼色，想鼓起勇气跟大钊打打招呼。不想，大钊一见到他们往祠里赶来，竟一转身进屋去了。

“哎呀，怎么？先生他……”小樵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疑惑不解地放慢了下山的脚步。

就在这时，大钊又从屋里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水瓢，大步向他们走来：

“来，孩子们，歇会儿吧！看你们一个个累得这身汗，在这儿舀口水喝。”

听了这话，小家伙们倒一下子腼腆起来，你推推我，我揉揉你，下到庙台上连柴担也忘了从肩上放下来。

大钊笑了：“快放下柴担，随便歇会儿吧！”

小家伙们一听这话，把心放开了。一个个把沉甸甸

甸的柴禾担子往路旁一撂，都奔了过来，接过大钊端给他们的清泉水，轮流着喝起来。

这时，有几个放羊的小孩也从五峰山顶赶着羊群，下山来了。大钊挥手招呼道：“来，一起歇歇！”这几个牧童把羊群赶到东山坡上，也走了过来。

玉液泉畔，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喝完水，小伙伴们你插咕我，我插咕你。终于，有一个小孩把大伙儿憋在心头好些日子的问题，提出来了：

“先生！您……能给我们讲讲，啥叫‘列强’，啥是‘军阀’吗？前些天，城里洋人办的学堂里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说的……”

“是呀，是呀，能给我们讲讲吗？”

有人引出话头，大伙都争着恳求起来。

听着孩子们的问话，大钊心里乐开了花。真没想到，北京“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么快就波及到这深山老峪来了，而且打动了山里孩子们天真好奇的心。

他笑了，招呼着孩子们说：“来，都找个地方坐下。孩子们，你们的问题提得好呀！咱们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不管他是大人，还是孩子，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闹清楚这些问题……”

说着，他坐在一块岩石上，缓缓地给孩子们讲起什么是“列强”和“军阀”来。

他尽量打着山里人都懂的比喻，把帝国主义列强

比作闯进国门的“大强盗”，把北洋军阀政府比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欺压穷苦百姓的“小强盗”，说如今的世界是强盗横行的世界。为了使孩子们听得清楚明白，他除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五月四日北京青年学生大游行爆发的原因外，主要例举了六年前昌黎火车站发生的那起惨案。

那年，日寇枪杀我五名铁路警察以后，昌黎各界人民为死难烈士举行了追悼会，为烈士家属募捐了抚恤金。惨案发生的消息在报上公布后，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人民纷纷抵制日货，抗议侵华日军犯下的这一暴行；全国商业联合会还在天津举行代表会议，声援昌黎人民的反暴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收敛了肆无忌惮的嚣张气焰。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把持的军阀政府死抱亲日媚外的态度，对这弥天的国耻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反而密令各省军阀制止群众的爱国活动。惨案发生的第二年春天，日本强盗被迫赔偿一笔款子，作为这五条人命的代价，群众性的爱国反暴热潮才暂时平息下去。在欢迎前来了结此案的日本驻华铁道部部长田中忠三郎的茶会上，昌黎县知事王芝田卑躬屈膝，与日本人大讲什么“同种同文”、“两国应当更加和睦”等献媚辱国的话，并把日本首都东京的风景夸赞了一番，而对五名铁路警察惨死于日本强盗枪下的事，却一字没提……

讲到这里，大钊的眼睛里几乎喷出了火，他说：

“没有家贼就引不来外鬼，外鬼作祟，就借助这种家贼。孩子们，要记住，侵占我国领土的帝国主义列强是咱们的仇敌；丧权卖国的军阀和贪官，也是咱们的仇敌。你们长大成人后，要敢于撵‘外鬼’，又要勇于捉‘家贼’。咱们只有改造当今这社会，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才能有平安幸福的好日子过……”

说着，他禁不住举起一把柴刀，狠劲儿向地上一劈。

听着，听着，小伙伴们把一只只小拳头都握了个紧又紧。

当晚霞烧红五峰顶空的时候，小伙伴们担着柴，赶着羊，心满意足地下山去了。大钊站在山门前，目送牧童、羊群越过山涧。忽然，背后又传来了小羊的叫声。他扭过身来一看，原来又有一群羊被赶下山来了。他心中不由一动，责怪起自己来：

刚才，怎没想到拿这善良的小山羊作比喻呢？那些“列强”、“军阀”，不正是危害这弱小的生命，造成山林里不得安生的虎豹豺狼吗……

羊群下到庙台上来了，大钊禁不住蹲下身子，想抱起一只小羊羔亲亲。小羊一躲，闪开身子，咩咩叫着，跟在母羊身后跑了。

这群羊也下了山涧，翻到对面的坡岭上去了。这

时，大钊心中又一动，不觉低声吟诵道：

“我在古寺门前站立，
小羊的声音来自天际。
看呵！岭上的羊，
白的掺着黑的，
一个一个的都爬上山去。
羊啊！我细听你的声音里；
纤弱带着仁慈，
悲哀含着战慄。
你不曾伤过别的东西，
你不曾害过你的伴侣；
天天只傍着那山水，
吃些草叶或是草籽；
只有你怕人，没有人怕你；
我不但不怕你，而且怜你；
我不怕你，并且怜你；
就是你的胜利……”

吟着，吟着，他笑了。

岭上的羊群仿佛变成了千百万善良人的面孔。他的思绪，又从大自然的景物，回到他正致力于研究的拯救国家与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中去了。

一草一木都有幽趣

偶来松下，
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
寒尽不知年。

一天，大钊偶然记起了小时候读《千家诗》时，背诵下来的太上隐者写的这首五绝，心中涌起一阵感叹。

是啊，山中的日子过得真痛快呀！一切日常生活的经历都不必去记，就是记也往往记不分明。到山里这么多天了，他每天除了看书，就是赶写东西，再就是给葆华检查作业，连到刘克顺老两口屋里唠唠嗑儿的时间都找不出了。好在那暮年结伴的老两口子经他从中说合，相处得已经和美起来。老两口子养着一条大黑狗和一只花狸猫，喂着两只老母鸡，终年过着暑去寒来的山居时光。两位老人哪儿都好，就是总把他们爷俩当客人待，说了好几回也不顶事儿……

在这幽雅静谧的环境里工作与生活，稍有一点空闲，大钊又怀念起北京来了。

想到北京，他突然记起，到山里十几天了，还没给留在北京的朋友们写封报平安的信哩。想着，他抽出一张信笺，动笔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两位会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写道：

“……我到山中已将旬余，未能修函来告，实以交通不便之故。此间离城十里许，信到京只须一二日，唯此十里之许交通甚缓。我所居的地方名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环抱如楼，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守祠人为一双老夫妇，年近七旬，为我们烧茶煮饭，不辞辛苦。山中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兄等盍来此一游？夜间八时由京登车，次晨天明即到，车费现金四元余即足。到此生活费甚简，弟可作主。东行二三站，即是北戴河山海关，大可一游……”

写罢，他撂笔出了屋子。

这一天，山中少了游客，显得特别宁静。他在山中小道上散着步，无意中往五峰绝顶望去。

啊，五峰山顶那几棵老松树又在跟云彩捉迷藏呢，一会投进白云的怀抱，一会又躲得白云远远的。

五峰座座峰顶的悬崖绝壁上都缀有青松。在这些

挂在山顶之上的松树中，大钊最喜欢平斗峰顶绝巘上那棵孤零零的古松。别的松树虽也长在山顶，但大多在山顶的岩石下或峭壁缝隙中，唯独这棵老松傲然挺拔，屹立于众山之巔，躯干苍劲，枝叶茂盛。也不知它经受过多少次风吹雨打，冰封雪冻了，只见它依然在那高天和奇险的山峰一起拨云驾雾，昂首挺胸，与日月同存，为山川增辉。真不知该叫人怎样赞美它啊！

啊，那棵孤松和山顶绝壁上的几棵松树又露出来了！松枝被山风刮动着，好象在和那飘去的白云挥臂道别……

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呀！他不禁诗兴勃发，信口吟诵起来：

“……一个山峰头，长着几棵松树，片片的白云，有时把它遮住。白云飞来便去，山峰依然露出……”

吟罢，他又记起去年夏天在这里写的那组《山中即景》诗来。那时用白话写诗还很费劲，不那么习惯，一年过去，也算能得心应手了。那组诗的其中两首，他回到北京改了改，抄给《新青年》杂志，在刊物上发表出来了。他把第一首也改成了五言，变成：

“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第二首也动了动词句，改为：“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就那样，让自

已试笔写的白话诗，与读者见面去了。

他正回想着往事，西南方向隐隐传来吹乐声。怎么？山中哪家在办喜事，雇了这么多唢呐……噢，想起来了，刘克顺昨天说过，入夏以来久旱无雨，这几天到龙潭洞来求雨的人特别多。这无疑是又有人来求雨了，想祈祷传说中藏在龙潭洞里的黑龙发发善心，布一场透雨。他不由叹了口气，心情又沉重起来。唉！家乡的父老兄弟呀，何时再不搞这种愚昧的迷信活动呢……

过了几天，云气忽然把全山围了个严严实实，山间的一切都笼罩在浓重的云雾中了。几声炸雷响过，风声、雨声交织，似波涛滚滚的大海涌到山里，掀起了排天大浪。山祠就象澎湃的大海中的一叶小舟，任凭海浪翻卷颠簸……

山里的雨来得急，去得也快。不到一个时辰，雨停了，云散了。大钊走出屋子一看，山中几乎是又换了一个天地。

山水下来了，眨眼之间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瀑布，落悬崖，越峭壁，直向山下的深涧泻去。远处的大海露出了万顷碧波。方才那里一定也是雷电交加，浪飞风卷；此刻，却平静得象一面刚刚擦拭过的镜子。

山中落雨时，听着风声、雨声，心中又喜又急。喜的是久旱的禾苗终于喝到了甘露，急的是在山中干活

的人不定被暴雨截在了哪里。他尤其担心那些小樵夫和放羊的孩子，雨下得这么大，也不知他们找到避雨的山洞没有。眼下，大雨刚停，山里到处是冲下来的雨水，他们还能不能找到下山的路呢……

惦念，担忧，雨后清新的感觉，不一刻，在他心中化成了一首诗：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
顿成了瀑布。
这时候前山后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了归路？

回到屋里，他把这首刚刚吟成的诗，用毛笔顺手写在了一张信笺上。猛然间，他又想起，出京时答应给《新生活》杂志写一篇游记，至今还没动笔呢。自从与碣石山结下初度之缘后，他已写了两篇游记，一篇题为《游碣石山杂记》，是去日本留学前写的，说的是那年秋天与子默来山居的游历和见闻，发表在了《言治》月刊上；另一篇就是前年路经昌黎春游，在大德

增客栈写的《旅行日记》。这次，他本想象去年暑假一样，不再写游记之类的文字了，但《新生活》杂志的主编一再相约，盛情难却，只好应下了。好！那就明天抽个空儿写一篇《五峰游记》吧。不过，最好不署真名了。那用个啥笔名好呢？想到笔名，不知怎么，大钊眼前又浮现出了平斗峰顶那棵独傲苍穹的劲松。方才到庙台上去看雨后山景，怎忘了望它一眼呢？经过一场新的暴风雨洗礼，它更加苍翠喜人，巍然挺拔了吧！对，就用它来取笔名，叫“孤松”。

他眼前忽地一亮，忍不住拿起笔来，在一张稿纸上先写下“五峰游记”几字，又署上了“孤松”这个蕴满寓意的新笔名……

日月如梭。时光一天天逝去。《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越写越顺手。计算一下时间和写作进程，看样子进山时拟定的写作计划，圆满完成问题不会太大了。这时，他忍不住“玩”心又起，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带葆华去山中采野果，挖水晶石；去梨园找果农闲聊，了解果树生产情况和果农的生活；到龙潭洞等处旧地重游，寻觅新的名胜奇景。

山中没有野兽，没有盗贼，夜夜可以高枕而眠。大钊最喜欢五峰的夜晚，夜里他常常工作到很晚。

这天晚上，他终于写完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后一部分，落下了“本篇暂结于此”几字。这

时，山中夜色沉沉，凉风习习。他立足古庙台上，望着满天灿烂的星斗，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喜悦。

是啊，这篇长达二万六千多字，在国内首次系统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学说的文章，终于脱稿了，怎不叫他心花怒放呢！这些天来，他为了让这部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文稿早日问世，熬去了多少不眠的夜晚，用去了多少笔墨纸张呀！

回到屋里，他疼爱地摸了摸在山里奔跑了一天，在梦境中还在神游的儿子的脑门，又回到桌子前。他觉得自己毫无睡意，还想写点什么。

研着墨，他想着，写点什么呢？突然，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同志的笑脸，在他眼前不断闪现。他明白了，原来自己是想念他们，想让他们在异地与自己分享这喜悦的心情啊！在这蚤夜时分，他们都在做什么呢？是忙了一天，疲倦地上床进入了梦乡，还是闷在炎热的小屋子里扇着扇子，赶写新文章，或修改旧稿子……别人不敢肯定，在天津上学时共同创办《言治》月刊的好友郁疑，准又在为他主编的《言治》季刊及时出版，在开夜车吧！离开北京快一个月了，大家都在忙什么？情况不会有大的变化吧？那封事关大局的公开信登没登在《每周评论》上，胡适不至于压住不发吧……

思绪的翅膀一张开，就收不住了。一会儿，这思

绪落墨，化成一首怀念在北京的朋友们的长诗；一会儿，这思绪又凝聚笔端，挥洒为满笺洋溢着挚情厚谊的信文：

……入山以来，晨暮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白云从足下飞去飞来。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啖食之。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奉手仰吸，儻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清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羨煞也。名山挚友，不得作一时胜游，孤灯石室，颇有所忆，成长歌一首，盖怀兄及天问兄也……

封好了诗稿与信笺，大钊眼前幻现出宪章（郁嶷的字）找到天问，一同诵诗读信时羡慕不已的情景，嘴角漾出了笑波……

春 过 昌 黎 城

匆匆又是一年了，李大钊在五峰山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播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颗极重要的种子的第二年，不待暑假来临，便在昌黎又留下了行踪旅迹。

这年清明节到来之际，李大钊因处理家事，告假回了一趟家乡。他由北京来，照例又在昌黎下了火车，只是没去老地方——车站南街的大德增客栈投宿，而直接进城，去找新开业的新中罐头股份有限公司。

李大钊去新中罐头公司落脚，为的是看望这个公司的经理杨甫青^①。杨甫青是乐亭杨岗子村人，他由天津水产专科学校毕业后，于一九一五年被保送到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参加了天津留日学生组织的新中学会，发誓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去年他由日本学满毕业归来后，与同乡

^① 杨甫青(1891—1978)，名永兴，甫青为字，原写为“辅卿”，后又改写为“扶青”，爱国民主人士，生前曾任国务院水产部副部长。

学友张子伦回到家乡集股筹资，在昌黎城里开办了这家以生产各种罐头为主的食品企业。大钊与他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结为同乡密友的。去年冬天，在北京获知他在素以“花果之乡”著称的昌黎开办罐头食品加工厂后，大钊总想来看一看，如今得愿以偿了。

进了南门，一路打听，大钊在鼓楼西街的一个大院里，找到了新中罐头公司的生产车间。正和工人们开车加工生产罐头的杨甫青，见大钊从北京看他来了，喜出望外，领着大钊在车间里看了又看，一一介绍着从日本进口的机器设备的性能，作用及操作规程。大钊看着，听着，连连点头。他深为自己这个好朋友能在家乡一带施展抱负而高兴，也深为杨甫青在办工厂时表现出来的实干精神所感动。参观完生产设备，杨甫青把大钊引到张家胡同内的办公室休息。他启开了试产的水果罐头，请大钊品尝，并拿出新设计的商标请大钊过目。大钊接到商标一看，图案是一颗红心，里面写有“赤心”二字，连连称好。唠了一阵子嗑儿，有一个工人来找杨甫青问技术操作上的事儿，大钊见杨甫青实在太忙，便起身要走。杨甫青分不开身，只好抱歉地叮嘱他一定回来吃午饭，见他答应了，才放他一人去了。

大钊只身出了北门，向山中踱去。

春光明媚的日子，碣石山里鸟语花香。大钊心旷

神怡，象是来到了又一个世界，一切是那样清新、幽雅。

可是，也有叫人堵心的地方。前面一个山坡上，一个坟圈子挨着一个坟圈子，不少坟前，纸灰飞扬，哭声不断。远远看着，使人感到无限悲凉。

去年他由五峰下山时，城乡各地正闹着传霍乱。霍乱这种疾病传染得很快，一发病就是拉肚子，抽筋，少则一天，多则两三天就丧命，极少有活下来的。可他没有想到，这病传染得这样厉害，几天时间就死了这么多人。

当时，他走在这种悲哀恐怖的境界里，不由思索起“死”的本质来。其实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死与生同是整个生命的一部分，生死相间才形成了无始无终的生命。而这生命就是大自然，也就是说，死同生一样，都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既然对于自然现象的“生”不感到可怕，那么，对自然现象的“死”，也不应该感到有什么可恐怖的。

由家乡回到北京后，大钊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对人生与自然的思索更加深入，并向理想境界发展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上分两期连载完时，他热情奔放地写了一则题为《牺牲》的随感录：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确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时，他不仅不以为死亡可怕，而且认为，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牺牲生命，是对人的生命价值认识的开华……

“……你咋这么狠心哪，眼睛一闭就去啦……我们娘几个吃也吃不上，穿也穿不暖，我……我的命……好苦呀……”

大钊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一声声哀苦的悲嚎，把他从凝思遐想中惊醒。

只见坟场里，东坟一个老太太在哭闺女，西坟一个寡妇在哭丈夫……那哭声如泣如诉，那烧化的纸钱如飞灰一样上下飘落。

啊！今天是寒食节了。正是人们给死难者上坟的日子。

他缓缓向前移动了几步，想听听祭奠的人哭诉的都是些什么话。

“……你到地府里去享福……我们娘几个在世上

活活受罪……你快睁眼回来看一看吧，我们……”

那哭诉声，断断续续。大钊意识到，人们在坟前痛哭失声，不是在哭坟里的死人，而是在哭坟外的活人啊！不是在哀叹死去的人死得太急，而是在哀叹活着的人活得太慢呀！这哪里是在凭吊埋在地下的骨肉，分明是在凭吊依然生存在世上的自己呀……

“这山前山后的悲声，乃是生活的哀调啊！”想到这儿，大钊的眼窝潮润了。他掏出一块手帕，擦拭着被泪水弄模糊了的眼镜片。他离开了那令人心碎的坟场，迈开大步，向碣石山里的春深处踏去。他跨过一座木桥，边走边想：不！不能让生活的哀调在这大地上再唱下去。要尽快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加速建立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

桥下潺潺流动的小溪里，晃动着他魁伟的身影和那锁眉深思的面容。

北京来的“商人”

又一个春天来到了。

一九二四年暮春时节的一天清晨，当京奉线上的列车驶离昌黎火车站后，从检票口走出来一个带孩子的“商人”。

这“商人”没蓄胡须，脸上光光滑滑的，走起路来显得很精神。他俩走出车站月台，也没找客栈或一个什么地方落脚，便径直向北山走去。

看来，来人对山中的路径很熟悉……

早起，五峰山看守祠堂的老两口正在吃早饭，忽见门外走进一老一少。老的肩上背个包裹，生意人打扮；那少的呢，虎生虎气的，是个半大小子。乍一瞅上去，两人的面目都有些熟；可在哪儿见过呢？一时又回忆不起来了。

那大人见刘克顺直瞅着他犯疑，笑了：“怎么？老伯，您真认不出我了？”说着，他一拉那小孩，“他没在您这儿玩过一个夏天……”

老人一下子回过神儿来了：

“哎呀，守常先生，闹半天，原来是你们爷俩

呀！我说呢，院子里有好几朵大牡丹总不肯收花，原来是在等着贵客临门哪！”

这时，刘克顺老伴也认出来客是大钊与葆华父子俩了，紧着接过声儿说：

“哟，咋的啦？上哪儿弄来这一身打扮；不在大学堂管书了，开买卖啦……”

大钊笑而不语。

“是啊，咋回事儿？换了这一身打扮，眼镜儿不戴了，那两撇多黑实的八字胡也刮去了，出了啥变故？”刘克顺也细细端详着大钊，连声问道。

见大钊还是笑而不语，老人接着说：“方才，还真把我给懵住了，以为真从哪儿来了个做生意的买卖人呢！”说着，他忙张罗起来。

大钊缓缓告诉老人，他们父子俩是昨夜刚从北京逃难出来的。

“咋的了？京城出了啥乱子？是洋鬼子又打进来啦，还是吴大帅和张大帅^①又要打仗……”老人一惊，问道。

大钊摇摇头，说：“都不是，是我受到军阀当局通缉了。内务部下令要逮捕我，我在北京一时容不住身

① 指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1922年直奉军阀混战时，吕黎一带曾为战场。李大钊到五峰山避难这一年秋天，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子，只好到山里来避避风……”

“噢，”刘克顺长吁了一口气，“是这么回事儿。咋？政府为啥要下令捕你，你犯了啥案子？”话没说完，他自己先晃了晃脑袋，“不能呀，就凭守常先生这样天下少有的人品与才学，能犯啥案子呢……”

大钊笑了笑，告诉他：“我呀，别的案子没犯，犯的是党案。”

“党案？啥党案……”

“共产党的案子。”大钊又笑笑说。

“共产党的案子？啥叫共产党……”老人急切地询问起来。

这——一两句话，怎能说得清楚呢？

从上次到山中避暑，寄出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这次猝然来山里政治避难，五年的时间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九二〇年春天，大钊在北京接待了来中国帮助建党的第三国际远东局局长乌廷斯基等人，并写信介绍他们去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经过他与陈独秀及其他一些有志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的共同努力，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协助下，中国共产党终于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天诞生了。当时他因校务缠身，没能去上海参加建党会议。党成立后，他为了执行党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决策，找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

国民党，制定“联共，联俄，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并且还领导着党在北方的工作和工人运动。

这一年年初，他经上海到广州，协助孙中山主持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他回到北京，担起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重任。几个月时间，工作刚刚有了头绪，不想引起了北京军阀政府的极大惊恐，突然颁发了通缉令，决定对在京的共产党人进行大逮捕。通缉令中第一个要捉拿的，就是他这个“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胆玩不法”的“首犯”。幸亏事先得到了消息，他通知了有关人员以后，连夜化装离开了白色恐怖的北京城……

大钊把这几年的情况，简要地讲述了几句后，对刘克顺说：

“一得到消息，我就想到了五峰和你们老两口。昨天傍黑儿，我换上了这身衣裳，带着葆华赶到正阳门火车站，就跑来了。在昌黎下车后，哪儿也没惊动，直接穿过桃源山，跑到了这儿。怎样？老伯，我们爷俩这回来，可要给你们老两口添大麻烦了……”

“看你说的，麻烦个啥劲儿！”老人连连摆手，“我早先就说过，你是个有学问，干大事的人，啥时有需要我老头子的地方，就尽管来。你来了就对啦，要

不，闻到信儿，不定叫我们老两口咋悬心呢……”

问了问大钊离家时家里的情况，他接着说：“来了就别惦着他们娘几个啦，你们爷俩就安心住在这儿吧。我跟五峰村的老茂兄弟透个话儿，有啥风吹草动的，就叫他来报个信儿。这儿的山上林深树密，山洞多，藏上个把人儿，谁也找不到！”

说着，他拍了一下葆华的肩膀：

“孩子，别怕，到这儿就到家了。咱五峰，自古就隐藏大人物。要不，好几百年前，明朝的大官朱公、范公咋都瞅中了这儿呢……”

听着老人的解说，大钊提高了嗓音笑着说：“老伯，我的名儿虽然带个‘大’字，我可不是啥大人物啊！眼下，倒是个北洋军阀政府的大人物们明令捉拿的大通缉犯……”

说完，他习惯地去摸鼻翼两侧的八字儿长胡，他禁不住放声笑了起来。

为了掩人耳目，刘克顺向外人说，大钊是在关外某个大地方行商的买卖人，因患病方愈，到家乡的山里调养来了；孩子是自动上山陪伴他的家侄。

由白色恐怖笼罩的北京都市，骤然来到这“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的幽雅境界，大钊没有象往常那样，去观赏风景。几年来，他常年奔波于大江南北。特别是去年春节以来，不到一年间，他四次渡黄

河，跨长江，一到武汉，三赴上海，两下广州，简直成了一个浪迹天涯的旅行家。啊，有好几年没能静下心来这样坐一坐了；又是家乡这仙境般的五峰，给了他喘息的时间……

可是，面对日益险峻的斗争形势，他怎么能安然地小憩呢？

住下来以后，他把时间抓得比在北京还紧，每天拼命地看书，写作。一些急待解决的重大革命理论问题，日日夜夜萦绕在他心间。

葆华呢，由于离京时走得匆忙，课本没有带来，只好陪在父亲身边，看带来的一套《镜花缘》。当然，他还象以往那样时时出去玩耍，采摘山花，挖水晶石。有时，他一口气爬上望海峰，坐在观澜石上远眺大海。他希望能看到海市蜃楼，或者是《镜花缘》里描绘的奇景妙境……

说来也怪，自从他们父子俩来安居以后，五峰山里显得格外清静，连游客也极少前来打扰了。



党内送来紧急通知

一晃，半个多月时间过去了。

这天傍晚，紧张工作了一天的大钊，正站在房前的扫帚柏下，透过庙台上的花墙眺望山中的远景。突然，他发现从对面山梁上，走下两个人来。

这是谁呀？这么晚还到深山里来？大钊警觉起来。他喊过葆华，让葆华前去察看一下。

不一刻，葆华兴冲冲地跑回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爹！我看清了，不是外人，是我大舅家的希增哥，领着北京的于叔叔来了，准是来找您的……”

不大一会儿，两个来人赶到了。大钊定睛一看，可不，是自己在新中罐头公司做工的外甥希增，和党内的同志于树德。

“哎呀，永滋，”他呼唤着于树德的字号，上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闹半天，是你呀！同志们情况怎么样？没有人出危险吧？刚刚离开这么几天，就想苦我了……”

于树德一路急行，累得直喘气儿，好半天才定定

神儿说：

“守常兄，找你真不易呀！谁能想到，你会藏到这么僻静的好地方来了呢？怪不得，警察总监王怀庆手下的那帮人，从昌黎过了一个来回，也没发现这儿。”

“永滋，你啥时由北京来的？到我家去了吗？你在哪儿碰上的希增？军警到昌黎搜捕过了？”大钊略有些焦急地问着。

“看你急的？容我进屋歇歇腿，慢慢说么……”于树德用手抹着额头上沁出的汗水，微喘着气说。

大钊这才发现，还没把客人让进屋哩！他抱歉地笑了笑，把于树德领进了客厅，给他端来洗脸水，又沏来一壶热茶。

于树德洗了洗脸，接过大钊给他倒的茶水，连喝了几口。

“嘿！这儿的山茶水儿真香真甜。怪不得，前几年你常到这儿来避暑，一住就是一个假期，把我嫂子丢在了脑后。”

大钊笑了笑，没有吱声。于树德与他彼此间熟悉得很，见面常免不了说一两句开玩笑的话。

于树德是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下两届同学。他在校时，跟着大钊十分敬重的白雅雨老师，参加了辛亥革命时的滦州起义。后来，他一直投

身于革命的洪流。一九二二年，大钊介绍他以新中学会代表的名义，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了远东民族会议，待他由苏联开会回来，又吸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前几个月，他跟大钊一起去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现在，他参与了北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并和大钊一起担任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工作，大钊任组织部部长，他任青年部部长……

“永滋，你这个急三郎，快别装慢性子了……”大钊让葆华领着希增到外面去玩，把他俩送出屋后，回过身来说。

“守常兄！”于树德满脸都是笑，“我特地跑到这深山密林里，是给你报喜来了。”

“有啥喜事？”大钊急急地问。

“党中央决定——”于树德一字一板地说，“让你作为我党的首席代表，到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会议……”

“真的？”大钊又是惊，又是喜。到十月革命的故乡亲眼看一看，是他的夙愿。他禁不住急切地问道：

“啥时动身……”

“三天以内，到北京与其他代表碰头，会齐后取道哈尔滨，由满洲里出境……”

“噢，我说呢，你咋会亲自来跑一趟哪！”大钊一

听，会心地笑了。

这时，于树德说：“我这次来，一是情况紧急，找别人来送通知不允许了，二是你的处境仍然还很危险，组织上认为不可有丝毫大意，于是就决定让我动身跑来了。”

接着，他向大钊汇报了北京这十几天来情况发生的变化。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大钊刚离开北京，就发生了大逮捕，大多数同志由于事先有准备，都脱险了；只是，刚从上海参加中央会议归来的张国焘，违背了大钊令其从速收拾文件，躲避军警即将进行的大逮捕的指示，结果在与大钊会面的第二天清晨，便在寓所里被敌人捉住了。还有几个人同时被捕了。现在，党组织正在采取营救措施，几个被捕的人在狱中的表现情况，也正在了解中。

当大钊听说张国焘已被捕时，忍不住失声说道：

“这个人哪，总那么冒冒失失的，自以为是，不肯听同志们的劝告……”

“守常兄，你也好险呀！”于树德把话题又转到大钊身上，“那天晚上，你带着葆华刚离开北京，警察总监王怀庆就派他的爪牙，到铜幌子胡同甲三号你们家的住宅抓你去了。这时你大概已坐在上昌黎来的火车上了，他们当然扑了个空。”接着，他又说，“第二天，纫兰大嫂和孩子们在葆华姨夫的带领下，也离开

了北京，回到了乐亭老家。这回我到大黑坨村来找你，才知道匪徒们跟着追到了乐亭。匪徒们来去都从昌黎火车站经过，就没想到，这儿的深山里能藏着人，哈哈……”

说着，说着，他笑了起来。

大钊听着，也忍不住笑了，说：“军警们就是上山来搜捕，也找不到。他们前脚上山，我这后脚不定早躲在哪儿去了……”

“怎么，在这儿与警棍们捉迷藏玩？”

“不中？上哪儿找这样的好地方去……”

两人说着，笑着，吃了刘克顺老伴送来的饭菜。

当夜幕徐徐拉下来时，于树德执意要乘着暮色下山，赶乘晚间的火车连夜返回北京。他是前天晚上离京的，昨天赶到了大黑坨村，从赵纫兰口中得知大钊的避难地点后，今天又让希增领着，赶到了这里。现在，紧急通知送到了，他又归心如焚，想赶回北京为代表们的动身，做一些准备工作。

大钊知道了这些情由，见留不住他，就送他下山了。

他把他送出很远。临分手时，叮嘱他，如果赶不上火车，就找个客栈住下，或到城里新中罐头公司。他知道，于树德与杨甫青在日本留学时，都是新中学会的会员，两个人的交往也很密切。

于树德急匆匆离去的身影，终于消失在山间的茫茫暮色中了。

大钊望着隐去他身影的地方，在心中感慨地说：

“为送一个通知，两三天时间跑了这么多路，这是个多么好的同志啊……”

告别五峰的夜晚

于树德来去匆匆，除给李大钊送来党中央的紧急通知外，还从大黑坨给他捎来了一封赵纫兰的亲笔信，

送走于树德，大钊草草读了一遍夫人的信，又向希增细问了家里人由北京回到老家，及匪徒们追到大黑坨村逮人的详情。从希增口中得知，纫兰和孩子们回到大黑坨后一切都还稳妥；是庄里的会头们把从北京来的军警，用好酒好菜支应走的。军警们走后，家里人和乡亲们的心都悬了起来，生怕大钊发生不测。这同于树德捎来的家书中说的情况，基本是一样的。夫人赵纫兰写这封信，也主要是想同他商量一下，不可由她出面，给军阀吴佩孚手下的总参议白坚武写信，让白坚武看在与大钊是老同学和多年的老朋友的面上，在军阀政府中的要人中周旋一下，设法把通缉令取消，免得大钊东躲西藏，也免得全家人跟着担惊受怕。

安顿葆华和希增睡下后，大钊坐在桌子前，拨亮小油灯，把妻子写的亲笔信看了又看。他真想回家一

趟，看看纫兰和孩子们，向乡亲们致谢，并当面跟纫兰谈谈这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可是，不仅情况不允许，时间也不允许。唉，只好写封信，说明自己的态度，表表自己的心迹吧！

他铺开信笺，研好墨，提起笔在上款处写下妻子的名字。这时，他眼前浮现出了赵纫兰那略带憔悴的面容。

嗨！这么多年来，也真难为她了。

她与他是同村人，年庚比他长六岁。按照家乡早婚的风俗，他未成年就与她结了婚。她到他家几年后，他就出外求学去了，由府到省，从国内到海外，一去就是十余载。这期间，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家中全凭她典当挪借，维持生计，供他读书，养儿育女。这八九年来，自己虽然有了职业，也是多年在外，很少回家，直至近几年把家搬到北京后，一家人才常在一起生活了。可眼下，自己因闹革命受到了通缉，家里又不得安宁了，被迫暂时迁回原籍。在这种情况下，妻子写来这样一封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革命者怎能为了自身的安危，向处在敌对营垒中的旧友故交求情呢……

一时，他觉得心中有许多话，要对自己的妻子诉说。可话从哪儿说起呢？还是从近一年来家庭的际遇谈起吧！

去年春节前，他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借北大放寒假之机到武汉讲学。他到武汉不几天，就发生了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二七惨案”；紧接着，军阀政府颁布了对他和陈独秀等人的通缉令，他不得不由武汉去了上海，直至四月底才返回北京。就在这段时间里，军阀政府豢养的流氓、暗探开始用种种方法和手段，在北京侦察他的踪迹，迫害他的家庭。先是一伙流氓打了葆华，涌入大钊的书房借机乱翻了一通；半夜里，一条疯狗闯进家门，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后来，家中又发生了失盗案件，夜夜有匪徒到住宅中来捣乱。从春天到冬天，几乎总出事儿。在这种情况下，家里人不等大钊从广州开会回来，便把家由原来居住的石驸马后闸三十五号，搬到了铜幌子胡同甲三号。到了新住宅，还是安定不下来，那些流氓、暗探跟踪而来，在住宅周围设立了暗哨……

大钊在信的开头部分，简要地对家庭所遭受的迫害作了回顾后，对妻子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住他的，这样一来，统治者丑恶狰狞的面目反而在他面前暴露得更加明显，使他更加增强了斗志。在信中，他把统治者形象地比作一只纸老虎，说这个纸糊的老虎的寿命是不会长久的，是禁不住冲天的革命烈火燃烧的；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在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给白坚武写信，认为

家里出面给白坚武写信求他设法取消通缉令，大可不必。

关于他与白坚武的关系，妻子都清楚，他不想在信中多说了。大钊是个重情谊的人，他从来不否认比他长三岁，同为直隶省人的白坚武（交河县人），是他在天津读书时结下的最要好的同学；也不否认，白坚武与他曾经一同忧国忧民，有着多年密切的友情。但他还是个把革命原则与利益放在高于一切地位上的人，现在他断然否认白坚武是他的朋友，也决不愿意再同白坚武有丝毫的联系。本来，白坚武在前几年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下当幕僚后，大钊并没有同他中断交往，反而通过他多次做争取吴佩孚同情革命事业的工作。吴佩孚为了收买人心，在同大钊会谈后，通电发表了四大政治主张，表示要“保护劳工”。党和大钊同志充分利用这个通电，利用吴佩孚想控制铁路交通的野心，用合法身份派遣一些共产党员到京汉、京奉等铁路从事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铁路工人开展革命斗争。当时，大钊对吴佩孚并不存有什么幻想，但也没有想到，吴佩孚会那么快就露出了镇压工人运动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在武汉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更没有想到，白坚武竟违背了两人结交的初衷，充当了吴佩孚血腥镇压工人罢工的头号帮凶。“二七惨案”发生时，大钊正在武汉讲学。他为铁路工人

的流血牺牲，为林祥谦、施洋等同志的英勇就义而哀痛；为军阀吴佩孚出尔反尔的罪恶行径而愤慨，为白坚武的助纣为虐而不齿。很快，大钊就写信给白坚武，宣布与他断绝多年的友情和一切交往；白坚武仍想保持联系，但大钊置之不理。从此，两人分道扬镳，互为路人……

回想着与白坚武从结友到断交的一幕幕往事，大钊在信中写道：我和白坚武过去虽是同窗好友，但是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就绝交了。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翎打扇，而我却站在了革命的一边。就是亲兄弟，站在敌对战线上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

五峰的夜晚格外安静，有时甚至连一丝风也没有。大钊推开窗子，望望屋外黝黑黝黑的夜空，不由想到了今后漫长的艰难岁月。

他在屋子里踱了几步，瞅了一眼正在熟睡的葆华与希增，回到桌子前，继续伏案写道：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恐怕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所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实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替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

写到这里，他撂下笔，从案头的书篋中抽出这几天在这里，为怀悼前不久因患急性肺炎而夭折的小女儿钟华写的诗稿，轻声地读起来。

读着，读着，一颗颗热泪夺眶而出。

是啊，天底下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为了普天下的孩子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明天，他却顾不得照管自家的儿女了……

读完诗稿，又默想一阵，他的思绪才平稳下来。他决定把诗稿寄给妻子，让她也看一看，读一读，共同把天真可爱的小钟华，深深地埋在心底吧！

夜已很深了，信该收尾了，说上几句什么话鼓舞家人呢？大钊拿起笔，抬起头来，深邃，刚毅的目光透过五峰的夜空，射向了黑雾迷漫的北京城方向。

忽然，一个坚定的信念在心头涌起，他的嘴角禁不住露出了几丝欣悦的笑纹。霎时，一股革命的豪情在他的胸膛中激荡不已。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奋情怀，挥毫疾书了这样几行话：

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在信笺的余白处落上自己的名字，已是夜半时分

了。

起风了。山林里滚过一阵松涛，也卷来一阵花的馨香。他关上窗子，开开门，步出客厅，深深地吸了几口清新爽凉的空气。

眼下，暮春时节已经告终，北方山里的夜间还残存着几息袭人的寒气；但热腾腾的夏天的脚步，早就咚咚如鼓，大踏步地奔来了，寒气将很快退个一干二净，就象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一样。

春天过去，就是夏天了。他坚信革命一定会迎来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坚信在不久的将来，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飘满整个中华大地的上空。

回到屋里，大钊在炕上挤了个地方，和衣而睡，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沉沉欲睡中，他恍惚梦见，五峰山上的簇簇山花，化成了面面积红旗，向着古老的北京城头，飞舞着，飘动着……

就这样，他送走了告别五峰的夜晚，迎来了启程去社会主义苏联的早晨。

懂情花儿岁岁开

天刚朦朦亮，大钊就醒来了。

他一骨碌起了身，用山泉水擦拭着脸颊，他顿觉周身的倦意也被冲洗得无影无踪了。

他又漱了漱口，开始收整行装。

一会工夫，葆华和希增都相随着起来了。过了一会，刘克顺老两口也赶了过来。

“说走就走哇……”两位老人恋恋不舍地说。昨晚听说大钊今天要走，老两口一夜也没睡稳，天还擦着黑，就起了身，决定做最可大钊口味的饭菜为他饯行。

这两个相依为命的老人，用眷恋的目光望着大钊。他们真不知大钊以后还能不能再来品尝他们用松枝煮的山茶，用泉水煮的米饭，还能不能再吃上几口酱腌的鸡蛋，和五峰特有的盐渍香椿芽儿……

大钊一面和老两口子说着话，一面收拾着东西。他把昨夜写的家信和一些书报、零星衣物，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外甥，让他俩晚一天下山，把这些东西带回大黑坨家中去。他把来时背的那个小包袱精减了又精

减，最后想了想，把葆华正在阅读的《镜花缘》要了过来。

他抚摸着葆华的头，说：

“葆华，这套《镜花缘》我带走了，好在路上看看。以后你要是想看，等事儿平息下来，回到北京再去买一套吧。告诉你妈，别惦记我。你已长大了，要帮你妈为家里的事多操点心。到了莫斯科以后，我就想法给你们来信……”

这时，刘克顺老两口已把满带山里特有风味的饭菜端来了。

大钊拉着两位老人的手，久久舍不得放开。可是，感激的话老两口子一句也不要听，只要大钊一路多加保重，以后再有机会最好还能到山里来住。

说这几句话时，两位老人的眼角里都含满了热泪。大钊的眼窝也潮润了。在这双质朴、憨厚的老夫妻面前，他说不出过多的话，只是频频地点着头，答应着。

天大亮了。一轮红日从海面上冉冉升起，把韩文公祠的庭院和五峰、碣石的崇山峻岭映个红红。庭院花圃里的花，好象知道贵客就要远行天涯了，群芳吐蕊，千姿百态，开得一片娇艳。蜜蜂、蝴蝶也早早赶来了，在花丛中飞舞着，仿佛也要为大钊壮壮行色。

李大钊离开韩文公祠的时候，还是来时的那个打

扮。他背着一个轻便的小包，象一个行庄生意客商一样。只是，鼻梁下的胡须根儿，生起了一层黑黑的新茬儿。

走到韩文公祠庙台对面的那个山梁，就是他与几个同乡学友第一次进山迷路的地方，他站住了。他回转过身来，想再好好看一眼五峰。只见刘克顺老两口，还站在山门前的台阶上目送他。见他回身，刘克顺老人又挥起了手。

多么深情的五峰人哪！方才，刘克顺执意要把他送到城里。大钊好不容易才把他劝留在“白云乡”那里。

别了，古庙，深山，清涧，幽谷！

别了！鹤发童颜的老人！十六年前，是他在云雾缥缈中告诉自己：“五峰在这儿……”如今，又是他目送自己走下山去，告别这柔情似水的奇峰妙岭。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呢……

走到山下很远的地方，大钊又忍不住回头望了望五峰那环列如屏的嶂巒绝巘。猛然间，他发现平斗、飞来等几个山顶的峭崖上，都盛开着一簇簇火爆火爆的山花。

啊，那是不是映山红？五峰人因映山红的叶子在冬季也青绿苍翠，叫它“冬青”。映山红、冬青，都是很好听的花名。刚来到五峰那几天，葆华上山采来几

枝映山红养在了花瓶里。可惜，这些日子自己光顾坐在屋子里忙了，也没顾及爬到山顶上去看一看。此刻，在别离之际，只好远远地瞅上几眼了。

仅仅瞅了几眼，他就转身，迈开大步，顺着级级石磴，向山下急急走去。

他要去赶西行的火车。

他的走，和这次来一样匆急。

不过，这次离开，是要到一个没有生活的哀调，到处已是人民的春天的伟大国度去。那里，是他朝思暮想的地方，是他非常神往的地方……

坐在了西行的火车上，在火车驶离昌黎站时，大钊又深情地往五峰山眺望了一眼。他好象觉着，自己以后恐怕很难再到这个幽雅奇险，富有诗情画意的境地来了。

别了，五峰！

别了，碣石山！

别了，童年的梦……

汽笛长鸣，列车飞驰，把他载回地火正在翻滚升腾的北京。

一天，两天，三天，他在由北京去哈尔滨的途中，又在昌黎下了火车。他再次到昌黎落脚，是为了解决代表团出国开会的经费。当时，北方党组织的活

动经费十分拮据，很难一下为代表团筹措一大笔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大钊想来想去，又想到了昌黎，想到产自碣石山下的“赤心”牌罐头，想到新中罐头公司的经理杨甫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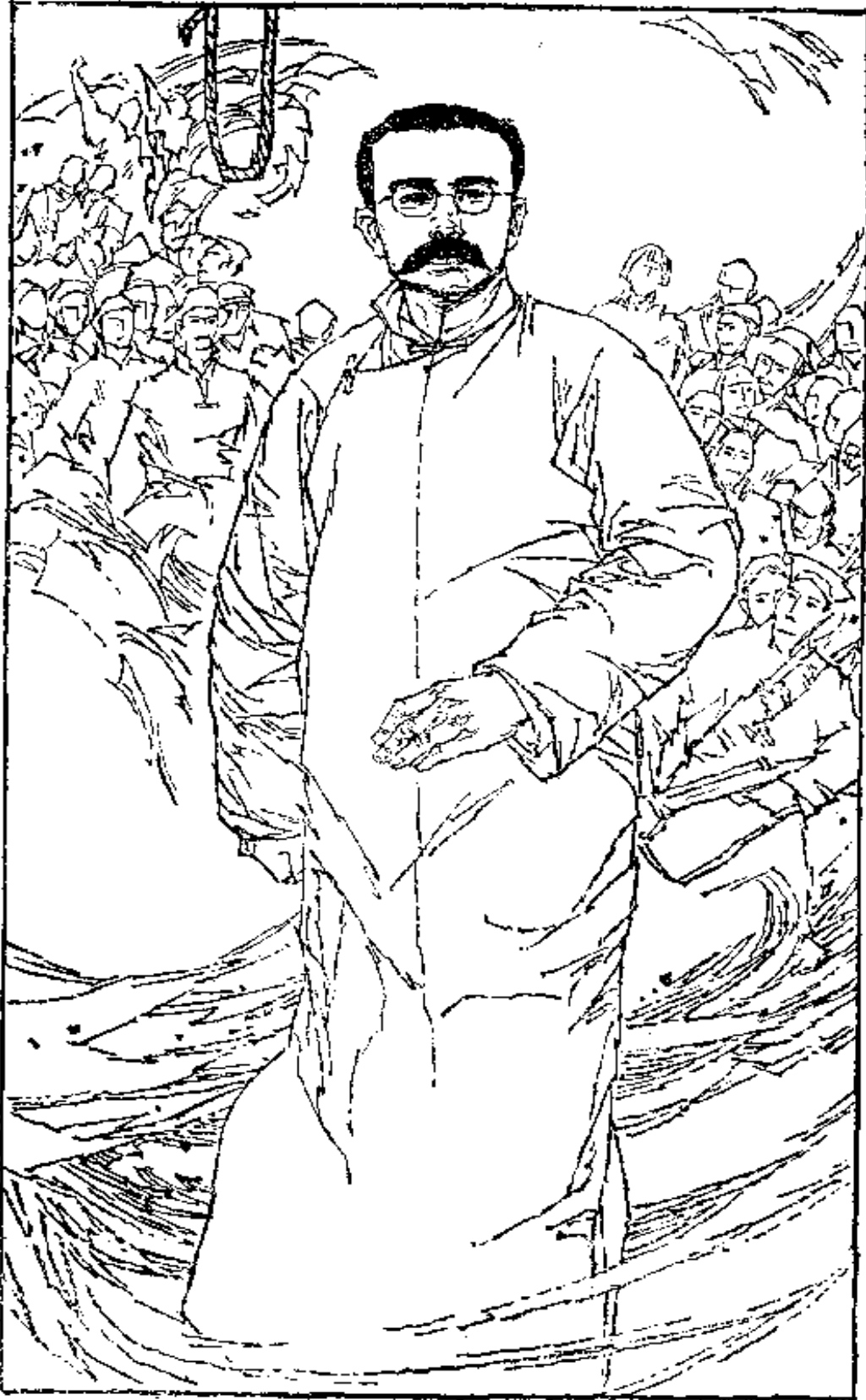
同情并支持革命的杨甫青，没有辜负他的厚望，没等他把来意说完，就开了一张手谕，让他到新中罐头公司在哈尔滨设的分庄取五百元银币；并在军阀政府密令各地严速拘拿李大钊等人的海捕文书已经下达，昌黎、乐亭一带搜捕风声十分紧的情况下，冒着被牵连进“共产党要案”的危险，亲自掩护李大钊同志离开军警密布的昌黎城，登上了继续东行的列车……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的上午，李大钊在北京被捕了。

四月二十八日，他走完了生命的里程。

在敌人设置的绞刑架下，他的思绪飞没有飞回过五峰山，飞没有飞回过昌黎——他的第二故乡，已无从考究了。不过，在他那气贯长虹、慷慨激昂的临刑演说中，他提到了“红花”。他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地对反动军阀政府豢养的刽子手说：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



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这是他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声音。

从在百草结籽的秋天诞生，到在百花盛开的春天牺牲，他仅仅走过了人生的第三十九个年头。然而，他却用壮烈的牺牲，延长了自己生命的音响和光华，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和高尚的生活中，得到了永生！

他悲壮牺牲的噩耗传来，碣石垂首，五峰哀泣，刘克顺老两口和家乡一带的许多父老亲朋，哭成了泪人。

人们过了好多年，仍然觉着，他的音容笑貌与碣石同存，与五峰同在。如今，在山场上，在松林间，在涧水畔，在石屋里，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传说。

岁月流逝，时过境迁。刘克顺老两口双双辞世。韩公文祠的庙台只剩石磴几阶了。庭院里栽培的牡丹、芍药等名贵花卉，早就凋零殆尽。值得欣慰的是，五峰山顶上为李大钊同志留下深情的一瞥的冬青花，每到明媚的春天，依然开得姹紫嫣红。

那花儿从四月下旬爆骨朵儿，一直开到六月天。这一个月多的时间里，那花儿似红云，如流霞。人们把那花儿改称为“懂情花”。不少人都说，那花儿懂情明理，年年岁岁都表达着对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深情厚谊，每到四月二十八日烈士的祭日到来之际，她

把五峰山顶染红。

更加令人称奇的是，那花儿绛紫色的大片花瓣上，有鲜红的斑点。

这斑点，可曾是大钊烈士的热血滴滴？这斑点，可曾是那花儿为思念大钊留下的泪痕……

啊，在那个血雨腥风弥漫的春天，五峰、碣石的流云、清泉、峭岩、青松，及一切草草木木，都似乎表示了对大钊同志深情的眷恋……

是的，是的！许多在春天上过五峰山的人都说，他（她）们在寻觅先驱者的足迹时，都亲眼从那如火燃烧的花丛中，看到了李大钊烈士安详的笑脸！

现在，长年生活在烈士家乡一带的人，已把烈士的英名，与祖国大地上的山峰紧紧连在一起了。每当那懂情的山花开得红艳艳时，就时时有人在深情地对着大山呼喊：

五峰——大钊，大钊——五峰！

五峰呵，长翠！

大钊呵，千古……

那低沉浑厚的声音，久久地在这山海间的大地上回荡着，回荡着，飘得是那样的远，那样的远……

1980年5月草就；

1983年6月定稿于家乡昌黎。